

## 目 录

两种观点.....	1
旗上的星.....	6
手榴弹没有爆炸.....	9
戴助听器的人.....	10
馬利基的影子.....	14
在“比凱普西寶貝”的窩巢里.....	17
奧馬尔·海揚和7175号福特牌汽車.....	20
看不見的戰爭.....	24
过去之声.....	26
軍事独裁者在寻找工作.....	31
上校戴上了鬍鬚.....	34
軍事独裁者幻想着未来.....	38
“飯已煮熟”.....	41
会见未成.....	46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48
和平的烏云.....	51
坚强的神經.....	54
“紅色的百万富翁”.....	57
斯大林格勒的榜样.....	59
和平的胜利.....	63

# 美帝在敘利亞阴谋失敗記

## 兩種觀點

去年十月初，當我乘坐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去大馬士革時，反敘利亞的“神經戰”已經達到了極端緊張的程度。女服務員不停地供給乘客們報紙，美國的報刊上進行着狂暴的反敘利亞運動。

我問女服務員，往大馬士革的乘客多不多。

——只有兩位，您和客艙的一位先生。

——為什麼這樣少呢？

姑娘最初聳了聳肩，接着職務上的笑容從她的臉上消逝了，她說道：

——據說戰爭在那裡就要開始了……我真擔心，我有一個兄弟在東方，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要是我，無論如何也不去……

——可是您不是要飛往那兒去嗎？

——噢，不！我只到羅馬，在那裡要更換飛行組。啊，這就到羅馬了，請扣好皮帶，熄滅紙煙！

飛機穿出雲層，下面是蜿蜒如帶的台伯河和丘林上的“永久城”。落日把科洛西姆遺址<sup>①</sup>照耀成一片紫紅色。甚至由高空看去，它那早就被占領者燒燬的巨大半圓形殘址也

① 指科洛西姆斗獸場，這是一世紀時建成的羅馬的規模宏大的圓劇場，約可容納觀眾五萬人。——譯者

使人們惊奇它的宏偉，勾引起人們对建筑师天才的怀念 和 对戰爭帶來的灾难的記憶。

在羅馬機場上我买了一个明信片，走到郵政分局，打算寄回家去。窗口坐着一个消瘦而愉快的意大利人，嘴里哼着一支歌曲。听到“艾 枢特 圖 波斯特 吉斯 波斯特卡德”<sup>①</sup> 这句話后，局員停止了歌唱，詫异地笑了一笑，并作了一个各民族都懂得的手勢，表示“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把明信片遞給他，并指了指應該貼郵票的地方。

——啊，等等，先生，等等！——局員看了看地址，突然操着一口相當不錯的俄國話說道：

——寄往莫斯科？您是由莫斯科來的嗎？

——是的，您在哪兒學會講这样一口漂亮的俄國話呢？

——在奔薩！我作過俘虜，真見鬼，噢，有一次那兒發生了一件事……

我還沒有來得及弄清到底這位意大利人在奔薩遇到了什么事，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抱住我，迅速而毫無联系地亂說着一些阿拉伯、俄國和法國話，然后是擁抱。他的手顫抖着，在他的眼鏡片后面淚水閃閃發光。

——請原諒……但是我不……当我看到……一位俄國人，我就不能冷靜……您講俄國話，您是由莫斯科來的，我說不上來，我太激动了……

这位矮壯身材、黝黑臉龐、漆黑頭髮的人，确实是真摯而深深地激动了。过了几分鐘，他冷靜下來，这才談到了自己。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臉龐我覺得有點眼熟：原来我曾在莫斯科的報紙上看見過他的相片。這是馬恩·丹達希，一位敘

---

① 英語，意思是“我要寄出這張明信片”。——譯者

利亞的歌唱家和音樂家。他曾隨着一個藝術團到過莫斯科參加聯歡節。年輕的歌唱家的演出很是成功，他也聽了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歌曲和音樂，聽到了，但几乎什麼也沒有看見……

聯歡節之後，在莫斯科醫院里，蘇聯醫生們給馬恩做了複雜的眼科手術。現在這位恢復了視力的他，正在返回祖國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里，丹達希學會了一點俄文會話。雖然他知道的字很少，但是他所用的每個字所包涵的感情和熱誠却使你覺得真是娓娓動聽。

他的故事感動了郵局的職員。

——穆里托！賓涅！賓尼西莫！——意大利人說道。——這真和重生了一樣。我明白您的感情，在蘇聯，在莫斯科有著值得您感激的人們。

——是，是！難道我會忘掉這個嗎？——馬恩回答意大利人說。——可是，不只是我一個人要感激蘇聯人；睜開了眼睛的千百萬阿拉伯人開始看得更清楚了。他們看清了，誰是他們真正的朋友。目前我們敘利亞的局勢，如果沒有找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可靠朋友的話，恐怕它早已倒在血泊和鎖鏈中了……

馬恩講得很久，很熱烈。他的激動的講話打斷了通知去大馬士革和阿巴丹的乘客們應該到飛機中去入座的扩音器的聲音。

我和馬恩不在一個機艙中，但是我們約好了，到達大馬士革之後馬上會面。當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時，首先看到的是放在我的座椅上的一雙穿着大黃皮鞋的腳。大腳的主人是一位年紀不輕，但是長得很結實和有著滿身橫肉的人，他就是我的新鄰人。他的襯衣領口开着，代替領帶在脖子上繩着一塊藍手絹，稀疏的頭髮稍微地蓋住粉紅的頭頂，大鼻子和大下巴突出

地压倒了脸上的其他特征。你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已退休的竞技者或者“马拉松舞踏”的冠军。他的行为过分不客气了，像一个过多地要人向他陪笑的人似的：他讲话的声音很高，轻率地麻烦着为他送来口香糖的女服务员，之后，似乎稍微愉快了一些。他把脚从我的座椅上放下来，然后又搁到前排座椅的椅背上。

机舱里慌张地闯进两个人来，匆忙地走到我的邻人跟前，从一个高大身材、身着华丽服装的褐黑色皮膚的人背后伸出一颗如同火候不足的面包的头来。

——契尔斯先生，就是那个我和你們說过的意大利小伙子。他会帮助您的一——高个子說，而“面包”搖晃了一下，鞠着躬。

英文称呼叫做“小伙子”的那个人是一个年紀相当老的人。衣領沾滿油污，領帶已变成了抹布。

——他准备好了嗎？

——是的，先生！

——好吧，讓他乘下次飞机到阿巴丹去。

——是的，先生！

——其他人乘船去。

——是的，先生！

——迅速打發，我非常需要一些可靠的人，这些阿拉伯人現在完全不可信任了。

——好吧，先生！

——走吧！已經收梯子了。

——再見，先生！

——再見！

……飞机穿过云層，宛如在镀了鎳的月亮用寒光照耀成

的雪白的平原上飞行着。

——您不喜欢阿拉伯人吗？——当送来晚餐的时候，我问邻人。

——这是个多么多情善感的问题呀！我开采石油，有人妨碍我做这个，我就不高兴。

——谁妨碍你，阿拉伯人吗？

——我在东方干了三十二年了。这样的困难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甚至从我这里领钱的酋长也开始谈论什么民族复兴的蠢话……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这就增添麻烦，妨碍生意呀。而在叙利亚正在搞什么鬼！

——叙利亚并没有石油。

——有好几条油管通过叙利亚，我们在沙漠中所开采的千百万桶石油，通过这些油管流向海口。这是陆地上的苏伊士！而您大概还记得吧，当苏伊士危机时，在欧洲已经开始用马来拖汽车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已经完成了通过叙利亚的油管的一半工程，可是现在却停工了。当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同苏联友好的不可靠的政府时，谁还会去投资呢？这是对中东整个商业的重大威胁。做生意的人绝不能在这样的局势下工作……

——可是，据我看，叙利亚人恐怕是抱着另一种观点吧？

——荒唐，那里只应当有可以接受的政府。

——那末，就是说将要发生新的政变了？

——东方的政变，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正如法国内阁的危机一样，——我的对话者冷笑了一声。——当然，最好是首先试验这样一个办法，如经济封锁。可是这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敘利亞同東歐貿易，俄國在支援它。我明白蘇聯為什麼這樣做，正如你們德國人一樣，想利用這種局勢，乘機插手進去大撈一把。

——我不是德國人，而是俄羅斯人。

——白俄還是赤俄？

——蘇聯人。

對話者蹙起了眉毛，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一雙黃眼睛。顯然，那人是被我閱讀的西德畫報引入了迷網。

——我在想，為什麼你們喝威士忌不對汽水呢？這是俄國的習慣嗎？——這位美國人問我。關於石油，他再也不談了。

當飛機滑到大馬士革航空港的大樓時，他在告別時說：

——你們，俄國人，在東方暫時算是贏了——1：0，可是請注意，比賽還在繼續進行著，而你們還不習慣於阿拉伯的運動場呢！

——我覺得，您瞎了眼了，假若照您的說法，你們是在同阿拉伯人競技，而他們却更清楚自己的運動場。難道您還沒有看見，大多數人民已經覺醒了嗎？民族獨立運動在近東已經變成最盛行的政治主張了，甚至在你們暫時還控制著的國家中也是如此。

——赤色的寓言，我什麼也看不出。

——視力有毛病！

### 旗上的星

大馬士革是一個奇怪的城市：這裡的一切，或者是很古老，或者是很新穎，中間型的很少見到。玻璃和混凝土建成的高樓大廈聳立在最古老的，可能還住過碑史上的沙拉赫一阿德一

庭① 同时代的人們的建筑物旁边。在街上，最新式的半轎式汽車超越着聖經上常常描述的小毛驥，大型卡車狂暴地鳴着喇叭，要求性情迟緩的駱駝队讓路。在咖啡館里坐着两个人激烈地、指手划脚地談論着：其中一人身穿阿拉伯人一千年前的傳統寬袍子，而另一人則穿着时髦的欧洲西服。在大百貨商店里，一个女人給自己挑选口紅，她身上穿的是最新式巴黎时装，可是由臉到肩却按照千百年来的傳統習慣蒙着黑紗，所以把头弄得就像一条黑口袋。

有一天，我在市郊看到这样一幕戏。大街上停着一輛新的“米尔謝捷斯—宾茨”大客車。几个乘客由窗口向外觀望，車前一个身穿灰色長袍的阿拉伯人拉着一只公羊。他用刀子就这么敏捷地一下，砍倒了牲畜，把它拖到散热器的面前，在柏油路上留下很寬的一条血印。在乘客和观众的呼喊声下，大汽車开过了鮮血形成的小溪，于是大家都跑去祝賀司机。看来这輛汽車是新买来的，为了万事順利，按照古老的風俗給新机器行洗礼。

大馬士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三千五百年前埃及人的石刻就已經提到了它在当时就是一座古城。它經歷了很多事故。往昔它曾經是科学艺术和手工业十分繁榮的强大哈里發國② 的首都。它曾經遭受过达梅尔兰③ 战爭的蹂躪。以后全國陷入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經過了漫長的四百年。

① 沙拉赫—阿德—薩（1138—1193年），1171—1193年埃及的蘇丹，艾尤比德王朝的創始人。——譯者

② 哈里發國為7—8世紀建立在亞洲西部和北非地区以及比利牛斯半島大部分土地上的封建神权政体国家。661—750年哈里發國的首都在大馬士革。——譯者

③ 达梅尔兰即帖木兒——十四到十五世紀时中亞細亞的統帥和侵略者。阿拉伯人稱呼帖木兒為帖木兒林（意为王子帖木兒），欧洲人将此訛傳为达梅尔兰。——譯者

法国殖民者用武力建立了政权，代替了土耳其人。可是報導一个新世界誕生的“阿美乐尔”的一声炮响<sup>①</sup>，在东方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敘利亞共和国的國旗上有三顆星。这是紀念三次最大的反殖民主义压迫的起义：1917、1920和1925年。星是紅色的，象征着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爱国者的鮮血。1946年，在一次新的大暴动之后，最后一名外国士兵撤离了敘利亞的国土。敘利亞变成了第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共和国。从那时起只經過了十二年，可是在这些年代里，这个几千年的古老城市的面貌起了巨大变化。

馬恩·丹达希和我在大馬士革的街道上游逛着，他如飢如渴地看着故乡的城市，总也看不够。他这种情况是不難理解的。从出生以来視力就極不正常。八年前一只眼睛就完全看不見了，而另一只也只能模糊地分辨很近的物体。苏联医生把他从永久的黑暗中拯救出来，現在他迷醉地看着充满阳光的城市，高兴得像一个小孩似的，拍着手掌，有时开始唱了起来。有一位他的朋友在老远就向他喊道：“沙良姆一阿列依庫姆。丹达希！”当听到这个名字时，过路的人都停了下来。“这是在莫斯科給您做的手术嗎？”人群立刻都圍了攏来。

——啊呀呀！八年前这里是菜园，而您看，現在是什么呀！——当我们停在几乎是現在的大馬士革的市中心区的賽义达港大街上的时候，馬恩說道。沿街高聳着六層到十層的高大楼房。由那里我們走过了馬茲拉一阿里一賈吉德，这是城里的新市区，現在足有城市的四分之一大，它是最近五年來才出現

① “阿美乐尔”是十月革命时代俄国波罗的海艦队的一艘巡洋艦。10月25日巡洋艦向冬宮轟击的炮声，報導了一个新紀元的开始。——譯者

的。还在不久以前，这条綠叶成蔭的阿布一羅馬尼林蔭大道和通向它的各条街道还不曾有呢。

后来，我們向上走去，走向高出首都的卡秀恩山，荒涼的棕黃色山坡現在已經被新的街道和高大的樓房蓋滿了。从高处可以看見全大馬士革，如在画中。馬恩用手指着十年前沒有过的一切。在幻想中城市开始变小，一直变成环绕着古老城堡的一个小黑点佇立不动了……

### 手榴彈沒有爆炸.....

在外交部，我和薩拉哈·丁·塔拉齊談了話。那时他还是外交部的秘書長，但已被任命为敘利亞駐苏联大使，并准备动身去莫斯科赴任。他是敘利亞最有學問的人之一，是法学博士和大学教授。他談到了关于阿拉伯各国爭取独立的長期的頑強斗争，关于人民所希望的阿拉伯民族团结一致的思想。數世紀以来，殖民主义者压制了阿拉伯的文化、經濟和語言，压迫人民。独立的敘利亞共和国建立才有十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时期內，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困难还很多，殖民主义过去所遺留下来的負担还很沉重，然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敘利亞公民要如此不妥協地对待妄想将外国的統治重新强加于人民头上的任何圖謀；这就是为什么敘利亞人对苏联以及它的大公无私和友好的政策抱如此同情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国家是找不到立脚点的，于是依靠武装干涉，借助于自己的間諜，策划阴谋和挑衅……

这些話的真实性在第二天就得到了証实：軍事統帥部的發言人向新聞界的代表們發表了声明，在拉塔基亞破获了一樁反对共和国的新的巨大阴谋案。查出了由国外运来的武器的仓库，在秘密的地方贮藏了很多美國和加拿大制造的

## 步槍、机槍、手榴彈和彈藥。

拉塔基亞卖国集团是美国的外交家精心地策划了整个夏季的反对叙利亚独立的帝国主义阴谋环节中很多小队中的一个。这一次他們行动得更加狡滑和机警。不大的阴谋者們的小組，相互間只是通过美国人来进行联系的。預計是如此：假若一个小組遭到失敗，其他的小組还可以保存下来，因为联系的綫索可以由外交不可侵犯性高筑起来的大使館的牆門来切断。

然而叙利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警惕性却比殖民主义者奸計更为高明。手榴彈沒有爆炸，槍炮也沒有發射。千方百計策划的阴谋粉碎了。在大洋的彼岸引起了病态的惊慌。

在大馬士革我了解了起訴書的材料，并和一些事件的参加者談了話。关于这个阴谋的故事有时很像美国的侦探小說，这可不能怪我：一个阴谋的主要組織者竟是一位盜匪影片和小說的鑒賞家和崇拜者。

## 戴助听器的人

去年春天，甚至兴致勃勃的美国外交家們也开始明白了；叙利亚政府不会接受臭名远揚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无论威胁和劝誘都沒有起作用，年轻的共和国坚决地拒絕了将大洋那边做好的特洛伊馬<sup>①</sup>放进自己的墙里来。于是决定采用別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大馬士革的街头出現了一个外表很少引人注意的人：灰褐色的毛髮，中等身材，生着一双水汪汪滑溜

① 紀元前12世紀，希腊人和居住在小亞細亞的特洛伊人發生戰爭。傳說希腊人在进攻特洛伊城时，曾製造了一匹藏有战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沒有識破这个流計，把木馬拉进城去，特洛伊城乃陷落。——譯者

溜的眼睛。不过有一点却使他与众不同：紳士有点耳聾，經常隨身戴着一个助听器。他保持着始終不变的假人般的微笑，與人談話时便遞过去一个小巧發亮的麦克風。在他的外交官的名片上說明：持名片者霍华德·斯通先生是駐大馬士革美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是被外交的不可侵犯性保險了，絕不會遭受到一切可能發生的不愉快事情的侵扰。

斯通先生的外交职务是够低微的了。可是他的命令就連領事、武官，甚至連大使本人也得严格地执行。一些外交汽車，相當數量的經費，甚至还有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住宅都归他支配。二等秘書負有特殊使命，他是执行这个使命的大專家。

在美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專家：算命專家、原子弹專家、口香糖廣告專家、妖魔鬼怪專家。在巴黎有一次曾有人指給我一位肥胖的紳士，說這是美國最大的新婚者家庭生活預測專家。斯通先生是一個策劃阴谋和武装政變的大專家。

當伊朗的摩薩台政府企圖反對長久以來就掠奪着這個國家的外國石油壟斷組織時，霍华德·斯通立刻就出現在德黑蘭。在很短的時期內，他秘密地筹划了武装政變，結果摩薩台博士坐了牢，而石油巨頭們却保住了自己的利潤。

過了一個時期之後，戴助听器的人出現在遙遠的危地馬拉。那里阿本斯總統決定結束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橫行霸道。国务院的憤怒的照會、威胁、恫吓都无效，于是斯通加入了事件。又是一次武装政變，于是“聯合果品公司”仍然照旧吸吮着這個小國的液汁。

春天，我到過蘇丹；喀士穆的熟人告訴我，進步的阿扎里政府，因提出與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保持更緊密的關係，被美國人策劃的議會政變推翻了。他們利用奸計、收買、威胁等手段分裂了進步集團，政府被迫辭職。為了進行這個事件，

一个名叫斯通的美国大使館的某种工作人員特地來到了蘇丹。

去年正月，安曼有一位博士、反帝國主義戰線的積極和享有聲望的活動家曾向我講述美國人在約旦的陰謀。美國大使館的“專員”們在皇宮中亂竄，與貝陀因部落的首領密談，利誘着他們。

——據說，——博士補充道，——不久前，為了幫助領導這些人的美國武官遜尼上校，特地派來了一名政變專家，他曾在伊朗籌劃過陰謀。可是我們不怕他們的奸計，他們不會再給覺醒了的人民重新戴上枷鎖的。

看來博士錯了。美國人毫不費力地利用了貝陀因部落數世紀來的落後性、官中的受賄、一些政治領袖的猶豫不決和另一些人的恐懼，結果實現了政變。現在，大馬士革有人告訴我，博士本人已從約旦逃出來了，隱藏在阿拉伯半島他的一个兄弟那兒，他已被缺席判決了十六年徒刑。而斯通完成了自己在約旦的丑事之後，現在又來到了敘利亞。

今年夏天，在大馬士革街上踱來踱去，戴着助聽器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仔細地觀察着一切，在這裡，什麼地方窩藏着“赤色威脅”，他就要下令使用一切手段加以鏟除。

傍晚，人行道上很擁擠。嘈雜的人群阻塞了主要的街道。人們擁擠在光亮的櫃台前、報攤前，塞滿了無數的咖啡館。在這種擁擠中，街頭上的小販們巧詐地把他們的商品直接擺在柏油馬路上，並高聲地呼喚着買主。背上背着大罐子的到處流瀉的涼水販們拚命地敲着如同響板的小銅碗。

斯通先生在街上停了下來。打他身旁沿着柏油大馬路往來奔馳的几乎盡是最新式而優越的美國汽車。和這裡的汽車比較起來，羅馬或哥本哈根的大街總直變成汽車陵園了。可

是斯通先生并未留意街上，他望着天空。在一座最高的大楼上燃起了巨大的用红色霓虹管弯成的一头野牛和写成“MAZ”的字样。这是一个当地的贸易公司为苏联的“MA3”——明斯克汽车制造厂的卡车做广告。啊，这就是赤色威胁。红色野牛在大马士革上空燃着，介绍着苏联的卡车。后来它灭了，在它的位置上燃起了白熊和“YAZ”字样。斯通不懂得“YAZ”字样<sup>①</sup>是指什么。熊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对他来说，也同样变成了赤色威胁。

四周闪耀着各色灯光，介绍着“白馬”牌威士忌、“菲利浦斯”收音机、“奥麦加”手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动机。可是红色的野牛却引起了斯通先生的注意。一个长着一头黑发，头上顶着一捆报纸的男孩跑了过来，使他由茫然若失中省悟过来。男孩用自己年轻的肺的全部力量喊着：“叙利亚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哈勒德·阿泽姆开始了顺利的谈判！”斯通先生转过身来，关了助听器，可是男孩喊的声音太高了，就是没有助听器也能听到。小孩给他塞过来一些报纸，先是阿拉伯文的，后来是英文和法文的。斯通几乎是逃跑似地摆脱了这个讨厌的小报贩。

斯通走进了侧街，从那里可以看清五光十色的“法尔都斯”电影院的入口处。在他面前停着一长串油漆特别鲜艳的汽车。“美国商人真估計到了东方的口味”——戴助听器的人一边看着绯红色的、金黄色和深蓝色的汽车，一边想着。在它们中间停着一辆不醒目的路塵色的灰“福特”汽车。只有这部车子才使得外交家发生兴趣。

汽车终于开动了。它在这个街区绕了一圈，接着第二圈和

---

① 即苏联的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制造厂的简写。——译者

第三圈，又停在原地。“第三天——这是星期三”，戴助听器的人内心惦记着。非常满足的他走出了巷口，又看见了在黑天鹅般的夜空上燃着的红野牛。戴助听器的灰色的人微笑着想到：“就要熄灭了，永远地！”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向曼苏尔大街美国大使馆的白色官邸去。

### 馬利基的影子

大马士革一天的生活开始得很早。整个城市还在朦胧中，只是早晨的阳光照射着高大寺院的塔尖如同点燃的蠟燭。可是街上已经人声嘈杂了。汽车、毛驴、商贩和顾客都拥向“苏克”（一种东方的市集），清晨的交易已经沸腾起来了。石工和混凝土工急急忙忙走上工地，著名的大马士革的手工业作坊也都开了门。在维多利亚桥旁，准备跑长途的汽车司机们围着观看警察局挂牌的柱子，今天哪些道路开放：去阿勒颇、安曼、贝鲁特、耶路撒冷、巴格达。报贩们用他们的铜嗓子叫喊着新闻，街头小贩高声张罗着顾客。煮着热食、咸花生和阿月浑子果的活动小炉灶在冒着烟。

当白晝的明灯在地平线上睁开自己的金眼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开始蠢动了，一直到四郊都是嘈杂不休。可是到中午，生活渐渐平静下来。残酷的太阳把石头晒得滚烫，在上面简直可以烤熟肉饼。炎热笼罩着城市，人们寻觅着救命的荫凉处所，以便度过这没有活动的最热的几个小时。

7月底，炎热非常。所以当午后纳吉姆·日阿法尔家里的电话铃响起来时，他很奇怪：谁能在大家都休息的这个时候打电话呢？大概是个外国人吧！的确，在听筒中他听到了英国话。

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很想见他，纳吉姆请他来自己这里。

——嘆，不，这不可能？——听筒中回答道。——我想和您秘密會見，至于这点請您暫時對誰也不要講。

他們約好晚上在馬利基陵墓附近會面。陌生人說道：

——您向右走。我在最後一個路燈的二十步遠的地方等您。我的左手將持有一個天藍色的信封。請記住：左手——天藍色。

傍晚，納吉姆來到了新廣場。廣場中央有一個帶噴水池的巨大花壇，花壇後邊就是馬利基——犧牲於雇佣殺人犯手下的光榮的敘利亞愛國者——的陵墓。

納吉姆還記得阿德南·馬利基中校，敘利亞軍隊的前副總參謀長。這是一位在軍人中享有崇高威信的正直軍官。他在人民當中是一個著名的爭取敘利亞獨立的堅強戰士，是巴格達條約的死對頭。1955年，帝國主義者籌劃了一次軍事政變。他們的工具是現在國內大家都公正地稱作匪徒的國家社會黨。阿德南·馬利基成了陰謀的第一個犧牲者。愛國者的被殺害激怒了全國。全國舉行了強大的人民遊行示威。陰謀者部分逃到外國去了，部分被捕。審判的結果證明了國家社會黨的頭子們和大馬士革美國大使館保有密切的聯繫。這個黨被解散了，它的活動被禁止。

愛國志士就葬在這個新的還未完全建成的首都的廣場上。寬廣的台階通向陵墓，四周圍着白石廊柱，牆上刻着古蘭經上的話：“不要認為為爭取正義的事業而犧牲者真死了，不要稱他們為死者，因為他們還活着……”

納吉姆看了看守衛的士兵後，向右走去。很快他就看到了左手拿着天蓝色信封的陌生人，他的右手拿着助聽器的麥克風。

陌生人說，他听过很多關於納吉姆先生的事，他們有著共

同的朋友。他找納吉姆先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應該在另外一個場合下談論它，而不是在街上。所以他很高興他們的結識，并請于第二天再來此地，以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次日，納吉姆再次走過馬利基陵墓紀念碑，他覺得哨兵好像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戴助聽器的灰色的人在阴影中等着他。他們在側街上走了幾分鐘，然後斯通請納吉姆稍等一下，他自己消逝在小巷里了。不多一會兒，由那邊開來一輛汽車，車門在納吉姆面前打開了。斯通選擇着最陰暗的街道，在市內轉了十來分鐘。最後將車子停在拉烏德區的一所房子的門前。

他們的談話繼續了很久，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您看，——斯通說道，——完全有必要搞掉一些將敘利亞推向布尔什維克惡魔的執政者。所以我請您給我籌劃一下和您的朋友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上尉會一次面，這事很需要他。

納吉姆的朋友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是一位在軍隊中享有威望的人，駐扎在首都的大批軍隊都在他的指揮之下。

斯通由口袋內取出一個天藍色的信封，指給納吉姆看——五十張一百英鎊的鈔票。然後數出五張藍色紙幣，遞給納吉姆。

——暫時給您這些，——斯通說。——如果和上尉的會面成功了的話，您再拿去其他的。

——我和阿卜杜拉談談看，——納吉姆回答道，可是錢却沒有拿。戴助聽器的人皺了皺眉头，他不喜歡這個，在他的軍火庫中錢乃是第一等的武器。

納吉姆走了很久了，而灰色的人還在考慮着這件事。對呀，可是，東方在發生變化了！自尊心？荒唐！面子上不好看吧。美國金錢已經買了半個歐洲，而這小子却充作大公无私的

政治家。会拿的：

納吉姆在寂靜的大馬士革的街道上走着，他覺得阿德南·馬利基的影子死跟着他。

### 在“比凱普西寶貝”的窩巢里

东方的聖書古蘭經中說：“男人養活女人。”“比凱普西寶貝”从来也沒有讀過古蘭經，但是在美國失掉顧客之后，就到东方碰运气来了。她以忌妒的心情讀完了報紙中刊載着關於一位女同胞——舞女在貝魯特的酒吧間里與蘇丹的無數王子中的一个結識的消息。他給她開了一張支票，錢數相當大，起初使舞女吃了一驚，然后她喚來了警察，讓他給這個禮物作官方的證明。比凱普西沒有遇到這樣一位豪華的保護人，起初她在貝魯特勉強混了几天，后来就遷到大馬士革來。

有一次，比凱普西與一個戴助聽器的矮壯身材的先生相識了。他說她為何不弄一所好住宅呢，缺錢嗎？這沒有什麼，他可以幫忙。這樣，比凱普西就在拉烏德街弄到了一所舒適的住宅。

經常有男人們來這兒，所以當8月3日星期六的深夜，有三個男人在門口按電鈴時，並沒有使任何人感到惊奇。這三人是阿卜杜拉上尉、納吉姆和斯通。他們走進昏暗的走廊，只有在外門打開時才電燈通明。上尉看到有一個棕黃色頭髮的大個子給他們開了門，此人是杰頓先生——美國駐大馬士革副領事。

比凱普西不知由哪兒翩然而出，可是斯通暗示地瞅了她一眼，她立刻就不見了。大家都進入門口朝左的一間屋子裡。阿卜杜拉上尉觀察了一下四周，窗子遮得很嚴實，屋內陳設着收音機、電扇、軟座椅和寬沙發。

三人都坐到沙發上。斯通坐到对面的軟椅上，于是开始談論威胁着敘利亞的貧困。

——敘利亞代表團到苏联去乞討了。你們看，——斯通把報紙弄得沙沙作响。——代表團團長哈勒德·阿澤姆在莫斯科發表了關於友好的演說。真可笑啊：這種和赤色者的友好將會導致國家的垮台。“在蘇維埃飯店里舉行了盛宴”，——斯通讀道——蘇—維—埃！應當和這些共產黨人們斷絕關係。只要共產主義的威脅不結束，那末近東的和平和繁榮就不會實現。

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緊張的局勢是美國的政策造成的，因為美國用錢收買了以色列，並供給它大量武器，而以色列則不斷威脅着阿拉伯各國的安全，并向埃及發動了進攻。

——首先需要結束赤色威脅，——斯通暴躁地說道。——如果敘利亞靠向美國這邊，我們將保證以色列按兵不動。你們是很清楚的，以色列要是沒有我們，就連手指頭也沒有動一動的。……

這位美國人長久地發揮着自己的計劃。伊拉克、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應該在美國的保護下聯合起來。這樣埃及就會陷入孤立。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像約旦那樣，在敘利亞政府中搞掉一些人。

因為薩拉哈·阿提亞不再爭辯了，霍華德·斯通就直接轉入了正題。他詢問了阿卜杜拉哪些軍事力量由他指揮，有多少士兵、坦克、輕武器，在他的朋友和部屬中，他能為這一事業征集多少位軍官。上尉大動肝火道：

——這也太過火了，我是一個軍官呀！我想你們大概再沒有人了吧！想把我作為你們的工具，為你們征集曖昧事件的同

謀者。

阿卜杜拉站了起来，并且坚决地向门口走去，可是斯通拦住了他的去路：

——上尉，冷静一下，何必动火呢，因为您还不了解情况。

美国人开始谈到“运动”的規模，他用这个娓婉的字样称呼阴谋。阿勒頗、荷姆斯、卡蓬、庫特法等地的衛戍部队都准备联合發动。他之所以要邀請上尉来，只不过是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事业成功的信心。上尉要証明嗎？他可以讓他和一些参加者認識，就只提出这些人的名字就可以說明一切。此外，他可与“首領”本人会見。这时斯通和黃髮領事对瞅了一下，会意地微笑了。

上尉重新坐到沙發上。斯通开始詳細地詢問阿卜杜拉有关其他一些著名軍官的情况。其中提到了前綫司令塔萊卜·达吉斯塔尼將軍、阿什上校、卡巴尼上校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可是阿卜杜拉总不能断定，究竟他們之中誰參加了阴谋。

接着，斯通又提到了易卜拉欣·侯賽尼上校。在羅馬的侯賽尼当时是駐意大利的武官。

——侯賽尼——是个有教养和坚强的人，——上尉說道。  
——他是一个高級軍官，而只不过担任一个武官的职位。但我想他是不会參加这个事件的。

斯通笑道：

——他早就參加了，而且絕對可靠。正是按照他的建議，我們才来找您的。

——侯賽尼——我的老朋友，——阿卜杜拉說道。——如果他已參加了运动，我将随时准备配合。你們怎样，是邀我參加嗎？

斯通高兴了。他掩飾不住自己的喜悅。他开始詳細地談論

着未来政府的組成人員。它將由反对党的代表和某些目前侨居国外的人組成。

——这些人有管理国家行政的經驗，——美國人說道。  
——可是政府只是为了做个样子，而整个政权在軍人手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坚强的和忠实的人来領導政权。

——誰？——阿卜杜拉問道。

——到时候您就会知道的，并且您将与他会見，——斯通允諾道。

他的談話已經變得冷淡了，似乎是在下达命令。首先應該准备好自己的軍官，并吸引別人。阿卜杜拉为这件事 将获得足够的金錢。在發动的时候有关行动的具体指示，他将从“首領”本人那兒获得。

——为了出动成功，希望您考慮一下駐防加塔那的 坦 克部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它隔絕起来，并解除武装。

……天已經完全亮了。从街道对面已經好几小时不停地監視着这所邸宅的窗子的那个人已疲倦了。差两分六点，門終于打开了，門坎上出現了两个人：高个子黃髮鬼和灰色而不惹人注意的人。这人一下子就認出了这两个美国人。他們張望了一下四周，然后順着大街帶着一副苦臉走了。不多一会黃髮鬼又折回来，按了两下電鈴，可是沒有等到开门，就去追上自己的同行者，两人一齐消逝了。过了十分鐘，門又开了，納吉姆和阿卜杜拉上尉出来了。

### 奧馬爾·海揚和7175号福特牌汽車

現代的人，哪怕他不是部長，而只是一个飯店的掌櫃，也應該經心地注意政治形势和預見事件的进行，否則他就要倒霉。大馬士革的一家飯店的掌櫃就發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的飯店还不坏，是用浸染过的橡木裝飾起来的，并設有小卖部和自动唱机。主人毫不吝惜花费，他将自己的飯店完全按照欧洲方式布置起来，并用法文起了一个名称：“圖爾德-阿讓”——銀塔，虽然附近连个土塔也没有。然而当英法联合起来和以色列一道进攻埃及的时候，叙利亚人的憤怒是如此之大，致使主人不得不立刻将豪华的法国招牌摘下来。

他考虑了很久，终于又为自己的小飯店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名称，于是决定挂出去：有一天傍晚，在进口处上面閃爍起了灯光字母拼写成的：“美国酒吧”。

然而这时臭名远揚的美国填补真空主义問世了。大洋彼岸的殖民主义者，为了使叙利亚屈服，进行了反对它的“神經戰”。小酒館的美国名称吓走了所有的顧客，桌子又空起来了。

現在这家飯店干脆就沒有招牌了。被失敗搞得心神錯亂了的主人不知道如何再給它起个名称。鋪子的管理人阿拉姆先生对我說：

——主人已决定把飯店卖掉。他赔了很大一笔本錢。

真的，阿拉姆先生为了招引顧客，給菜单中加进了“俄国紅菜湯”，希圖以此恢复飯店的声誉。然而主人坚决地决定了擺脫这种麻煩的行业。

就在那个街区还有一家飯店，生意却很兴隆，并未遭到过任何波折。它叫做“奧馬尔·海揚”<sup>①</sup>。誰也記不清，它存在了多少年了：可能有一百年或二百年，也可能是自从偉大的热爱生活的詩人和歌手逝世的那天起，到現在已經有八百三十

---

① 奧馬尔·海揚（1040—1123年），塔吉克偉大的詩人和科學家，也是波斯文学的经典作家。——譯者

五年了。

“奧馬爾·海揚”是一家不大的飯店，外表並不怎么漂亮。鋪着白漆布的几张小台子摆在楼下，閣樓上还摆了四張。阿拉伯的一切美味食品在这兒等待着顧客們。在整个大馬士革，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美味、芬香而漂亮的串烤肉——傳統的东方菜。

饭菜都是加了最辣的調味品調制出来的，看起来似乎在叫你吞食燒紅的煤塊。小飯館的特殊驕傲是“阿拉克—馬阿—馬扎”。阿拉克是一种强烈的飲料，近似苏联的伏特加酒，富有强烈的茴香味。通常是摻冰水喝的，因此，清澈的液体在飲用时就变成了白色的乳汁。一瓶瓶的阿拉克美酒再配上馬扎——二十五小盘各色各样的小吃，这里有生肝、羊奶干酪、羊舌头，也有肉末和其他很多引誘顧客的佳肴。顧客們这时就不由地会想起奧馬爾·海揚的詩句：

噢，我們在这兒不会有  
多少日子的耽擱，  
打發这些时刻要是沒有愛情和美酒  
該是多么罪过。

可是1957年8月9日那天，坐在“奧馬爾·海揚”飯店的閣樓上一張桌旁的那个人却沒有喝酒。这就是阿卜杜拉·薩拉哈·阿提亞上尉。他懒洋洋地啜飲了一点已經涼了的咖啡，朝着手中拿着的報紙的上方觀望着門口。这天是星期五——伊斯兰教的节日。这天政府机关也不办公，很多商店和作坊都关着門。門口不斷地出現着新顧客，然而在他們当中却不见納吉姆，朋友迟到了。当納吉姆終于出現时，阿卜杜拉 已經喝完第三杯咖啡了。他迅速地爬上樓来，将一个繩着橡皮帶的鼓鼓的白信封放在朋友的面前。

——呶！怎么样？——薩拉哈·阿提亞問道。

——因夏·阿拉——納吉姆用一句傳統的阿拉伯俗語回答道，意思大概是：“托真主的保祐”。看过表后，他补充道：

——需要快点，正午时我們應該在莫哈吉林廣場。

途中，納吉姆告訴了阿卜杜拉最後的新聞。

昨天他應該和霍華德·斯通會面，可是代替斯通却出現了黃髮的杰頓。他異常謹慎地說道，斯通正忙于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現在已到貝魯特去了，走时曾委托他傳達指令。为了不引起怀疑，應該和美國人尽可能地少进行个人接触。薩拉杰的人到处在打听，而且總參謀部二局局長薩拉杰本人也不是好惹的。

給阿卜杜拉上尉的錢，杰頓答應次日（星期五）交給納吉姆。这天早晨他應該到法爾都斯電影院去，街道对过将停有一輛福特牌汽車，號碼是7175。納吉姆坐上車，在方向盤旁邊的抽匣中取出准备好的一万英鎊，然后應該坐着汽車在法爾都斯電影院旁駛过两次。这就說明一切都就緒了。他和上尉在下次會見时再来。

今天早晨，納吉姆按照約定，來到法爾都斯電影院，看到了停在不远地方的一輛福特牌汽車，號碼是7175。納吉姆正准备走过去时，突然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个农学家，他从幼發拉底来这里住几天。現在，在幼發拉底大家只是談論着新建設的設計。最近将要来一批苏联專家。他們將測量河流，并編制大壩和灌溉系統的設計。上千公頃的沙漠将要遍地开花。农学家談得很激昂，仿佛他已經看見了目前还是死沉沉而燙熱的沙漠上將要出現的盛開的果园，小麦田亩和棉花种植場。为了把这些都听完，納吉姆不得不和他走进了一家咖啡館。

最后他总算摆脱了这个不适时地出現的朋友，向福特車

走去，在抽匣中找到了用橡皮帶繩着的信封，坐着汽車轉了兩圈。當他想將汽車停到原地時，那裡已被占去了。這些街道經常是被發亮的汽車擠滿了的，找个停車的地方真不容易。他又耽擱了很多時間，所以來晚了……

現在他們兩人應該到莫哈吉林廣場去，昨天黃髮的杰頓說，中午斯通和妻子將乘一輛外交使節用的157號車去那裡。他們轉兩圈後，將車停在廣場上，走出車來；像是散步的樣子，這說明和陰謀的領導者之一舉行的會議將在次日星期六舉行。如果因為某種原因，斯通和妻子在今天不來，那末星期六的十五點三十分他們將在原地出現。那樣會議將在星期日舉行，地址不變，時間照舊。地址——拉烏德街6號，時間——23點正。

正在這個時刻，一對朋友在炎熱的空寂無人的廣場的夏季咖啡館里坐了整整一小時，可是外交使節的汽車始終沒有出現。

### 看不見的戰爭

“關於美國陰謀事件的起訴書”的開首寫道：“以敘利亞人民的名義……”。其中談到關於敘利亞為爭取獨立的鬥爭以及帝國主義者由內部顛覆共和國的企圖。這次“……白宮的政客們選中了霍華德·斯通。不必專門說明此人了，他的犯罪的欲望如同餓狼看到自己的捕獲物的鮮血時那樣的大”。

霍華德·斯通太性急了。他要在短時期內招募到尽可能多的陰謀者。可是依靠誰呢？國家社會黨所剩下的領袖們都逃到黎巴嫩去了。斯通知道這些隨時什麼都可以干得出來的人們。還有誰？由於和陰謀者發生了聯繫而敗壞了自己的聲

誉和被军队开除的一些以前的军官。可能还有些反对政府的人吧？可是这些人不太相信得过。这就是他的全部喽罗。为了进行政变，斯通还需要一些拥有武装实力的军官，而机关枪和坦克应该决定事件的最后终结。

他命令流浪在外的国家社会党的首领们和在军队中可以靠得住的军官建立联系。首先被拉过去的驻意大利武官侯赛尼上校受命选择和介绍军官们参与阴谋。霍华德·斯通展开了暴风雨般的活动。可是他不愿意重复过去一些阴谋的错误，所以他按照新的形式组织了秘密活动。

“他没有找到另外一种使他和他的帮凶们走出舞台的方法”起诉书中写道。斯通组成了互相分隔的小队系统，每队由两三人组成，其中有一名美国人。如果有一个小队被揭露了，那末联系的线索就可以在为外交不可侵犯性所掩护的美国大使馆中切断，那儿保安警察是不能进去的。“这样，斯通在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滥用着外交的不可侵犯权利，利用着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房子和汽车，”起诉书中写道。

总参谋部二局还在事件前的几个月就获得了策划阴谋的第一批信号。好像在浓雾中出现的一些黑点子，暂时还很难将它们连成一条线。必须耐心才能摸清卖国贼网。

二局局长，三十二岁的阿卜杜勒·哈密德·萨拉杰中校猜中了美国“阴谋专家”的战术。但是他也明白摆在负责国家安全的他的机关面前有多么大的困难。在阴谋网中破获一两个隔绝的小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应该找到整个网线，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小队，然后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不能急于成事，可是坐失时机也是不堪设想的。

反对阴谋者的斗争燃起来了，对局外人来说，它是无声无息的，隐蔽的，然而实际上又是残酷的，勇敢的。叙利亚军官们的

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尊心在斗争的成敗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納吉姆和阿卜杜拉講完了自己和斯通的第一次談話時，他們立刻就來到總參謀部，將全部情況向統帥部作了報告。答復他們的是一道命令：接受參與阴谋的建議，搞清計劃，并尽可能地多弄清一些參加者。

現在阿卜杜拉上尉和納吉姆由廣場返回時，重新來到總參謀部，在那裡他交出了白信封中的錢。接收錢的軍官輕輕地責備了納吉姆，因為他沒有接受斯通給他的第一筆款。

——共和國進行着巨大的建設工作，正需要錢，而你却拒絕了！——軍官微笑了一下之後，立刻又嚴肅地補充道：我們已獲得消息，在最近幾天將要發生重大事變。隨時防備一些。

### 過去之聲

卡达尔·哈姆扎中校，很早就在軍隊中服務，他享有無可非難的和干練的軍官声誉。他有幾個同事和朋友曾是1955年的陰謀參加者。特別使他難受的是他的朋友，同一個團的法達拉赫·阿布·曼蘇爾原來是過去一個已經敗露了的陰謀案的領導者之一，現在逃到黎巴嫩去了，他已經被軍事法庭缺席判刑了。可是卡达尔却保住了自己的声誉，並繼續服務着。他已開始遺忘這件事了，但是突然地他認為已經從生活中除去的人重新在他腦海里出現了。

6月底，有個身着便服的青年人到他的家里来找他。

——穆罕默德·涅叶梅中尉，轉入後備役的，——他自我介紹道。中尉大膽地到中校先生的家中來拜訪，是要請求他的幫助。事情是這樣：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不久前作出了決定，將他開除出軍隊，可是他什麼錯誤也沒有犯過，這完全是威力無邊的指揮官穆斯塔法·哈姆杜的無端吹毛求疵。雖然紀律檢

查委員會主席蘇赫尼·阿什想幫助他，但是哈姆杜堅持革職，而他却很想重新在軍隊中服務，請求中校幫助。這個請求不仅是出自他自己，涅叶海囁嚅地補充道，而且是出自現在住在黎巴嫩的中校先生的朋友們。

在卡达尔的面前掠過一個影子。

被革職的中尉談論著軍隊中的制度，國家的窮困狀況，並且補充道，所有這一切將要發生變化。

——您想說什麼？——卡达尔厲聲說道。

——在軍隊中存在着一種力圖改變事物狀況的運動。

——新的政變嗎？

穆罕默德回答道：他並未被授權討論這件事的細節，可是他却受了住在貝魯特的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們的委托來找中校。法達拉赫·阿布·曼蘇爾也參加了這個運動。有一封信給卡达尔……

寫信者用奉承的口吻夸獎了卡达尔·哈姆扎的勇敢和功績，然後建議他參加阴谋。信中附帶說明，如中校不同意的話，他將要碰到很大的不愉快。

卡达尔陷入沉思了。

——假若中校先生想知道運動的詳細情況的話，那末我可以為您籌劃一下和一位非常重要人物的會面。您從他那兒將獲得一切說明，——退役中尉說。

卡达尔繼續沉思着，穆罕默德建議道：

——現在我暫時告辭了。回來的時候再順便來了解一下答复。

過了一個時期之後，穆罕默德再次拜訪了中校，並獲得了他的同意，請他和一位“要人”會面。又過了三天，穆罕默德來到卡达尔的住宅通知他會面的日期和地點：

——过三天之后，当吉贾茲基車站鐘樓的时針正指二十三点鐘时，您应当站在通向苏列曼苏丹清真寺的大街上的大馬士革电影院附近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外国人乘着自己的汽車駛来，給您打开車門。

——为什么是外国人？——哈姆扎惊奇地問道。

穆罕默德有点發窘。

——这是一位負責人物……他說。

……由吉賈茲基車站的半圓形廣場起有三条街。右面是埃里·納斯尔——胜利街——直接通向哈米吉汗苏克的进口，这是大馬士革的主要市場，有成千上万的小摊和作坊。直接由車站起向下展开一条平坦寬广的大道，通过河上的寬闊的桥，又重新向上。这条街曾經好几次地改变名称，它一直通到遙远的卡秀恩山的棕黃色山坡。

吉賈茲基車站的黃色大鐘的指針才接近十一时。卡达尔·哈姆扎决定在廣場上稍待一刻，不要去得过早了。街道在他的眼前有大量的各种顏色的霓紅灯广告閃耀着，它們时亮时灭，倒影映在非常清澈的河水中。

巴拉达是一条多么有趣的河呀！古代称它为黃金之河，显然是因为它給由于炎熱而干渴了的田地带来了丰盛的水分。七条山溪在大馬士革邊緣匯合，形成一条小河。它通过城市，有些地方，通过房屋和街道的下面，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它重新分散到灌溉运河網上，将自己的全部水量送給了古塔盆地茂盛的果园之后，它就消失了……

卡达尔等了一會兒，就向車站左方的第三条街走去，这里灯光很少，只是一些相同的路灯微弱地照耀着人行道。远处可以看見苏列曼苏丹清真寺的巨大半球形圓屋頂和两个如同削尖的鉛筆似的尖头塔尖。旁边是古代文物博物館。人們在这

里以特別自豪的心情向旅行家們介紹着滿是符号的粘土制書簡：古代住在这里的人們——腓尼基人發明了字母和文字。

卡达尔停了下来，几乎是同时，在旁边出現了一輛長長的灰色汽車，車門开了，軍官上了車，汽車就向前駛去。壯大的黃髮的外國人駕駛着車，他首先請卡达尔掏出自己的証件。

——我們完全信任您，——還回証件時黃髮的人說。——我們由黎巴嫩接到命令，要我們和您联系，并且要完全信任您。

外國人开始談到似乎在威胁着敘利亞的經濟危机。美國願意帮助，可惜因敘利亞和共产党人往来而損害了这一点。他表示非常对不起，他不能将全部情况揭开，因为他和中校先生还是初次見面。然而中校可以相信，运动已經广泛地展开了，并具有成功的一切可能。这时陌生人順便提到了前綫司令塔萊卜將軍和其他一些著名軍官的名字。

——这些人未必会反对庫阿特利總統吧？——卡达尔說。

——暂时还只是在軍队中更換一些人員的問題，——黃髮者反駁道。他开始詢問卡达尔能为事件交出哪些軍事力量，在他的軍官中誰能参加运动。

——他們可不少，——中校答道，——可是首先得保証供應他們的家庭，况且大家也得有个保障呀！

——我們美国人保証一切必需的經費。參加者的家庭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甚至政变失敗了，我們也負責……

汽車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剎車：黃髮的人講得出了神，几乎压死一个穿过街道的男孩。

——阿拉伯格……——美国人想起自己的同行者，下面一个“狗”字沒有罵出口来。他建議卡达尔，过三天后在午夜的前一小时，在阿布羅馬尼清真寺旁再次會見，并說，卡达尔

不應該走近美国人，而只是跟在他后面一段路。

阿布羅馬尼清真寺是不久前建成的，完全是阿拉伯形式，現在東方修建寺院時才采用這種形式，而其他的建築則完全追求現代建築的潮流。在清真寺的正對面，快要建成的一座巨大的樓房——棱角很尖，綫條很直。這是哈勒德·阿澤姆的房子，這位部長被西方的報刊稱為“紅色的大富豪”，因為他堅決地堅持著國家的獨立政策。

卡达尔·哈姆扎看著白房子，想著：哈勒德·阿澤姆目前正在莫斯科。他是政府代表團的團長。他能想到，當談判正在進行時，就有陰謀者在他的房子的窗口下面會晤嗎？這些人正在力圖阻撓部長在莫斯科所爭取的東西的實現。

黃髮人的出現打斷了他的沉思。美國人帶著一副苦臉打旁邊走過，然後轉到一條側街里去。卡达尔跟着他走，一會兒就到了一座樓房的半地下室了。

一分鐘後，進來一個戴助聽器的人。他凶狠地瞅了黃髮人一眼，几乎是跑到窗前，將厚窗簾放下，打開收音機，只是在這之後，才問了好。說了幾句有關中校先生的最好的評價的客氣話之後，斯通立刻轉入了正題：

——要制服加塔那衛戍部隊，您認為需要多少力量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它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力量夠了嗎？——他問軍官道。

——在勇敢的行動下，三分之一的力量就是够用了。

——好，我們有等於這個衛戍部隊的一半人數。應該立刻搞掉它的司令官穆斯塔法·哈姆杜。他有三個警衛員。但我可以親自來辦這件事……

然後，斯通詢問了卡达尔一些著名的軍官，要求他詳盡無遺地給以評述。當提到阿菲夫·比茲里將軍的名字時，斯通說

此人很危險，應該設法擺脫他，接着補充道：

——薩拉杰那兒有很強的警衛隊，可是我們總會結果他的。二局的三個他的前輩都死於非命，難道薩拉杰就應該例外嗎？——胖子嘶啞地笑道。

最好的一點乃是卡達爾手下有大量的士兵和汽車，隨時都可以將他們迅速地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這樣，埃茲拉、拉塔基亞、阿勒頗和卡蓬衛戍部隊就算歸我們了，——斯通屈着手指說道。——而現在還有庫特法中校，您不是自己衛戍部隊的全權主人嗎？

——為什麼運動還不開始；假若這些中心都已有了把握？——卡達爾問道。

斯通回答說，還應該編配齊全，預料到一切，以便行動起來既準確又迅速。

——您打算和誰聯合行動呢？和達吉斯塔尼將軍呢？還是阿什上校呢？——美國人問道，當得到回答後，又補充道——我們曾建議他們領導運動，可是他們原來都是些膽小鬼，只同意用自己的力量幫助運動的成功。那末運動將由一個勇敢而堅強的人來領導。

——美國人？

——敘利亞人。

——誰？

——耐心一點吧！中校，您將會看到他的。

### 軍事獨裁者在尋找工作

由貝魯特通向大馬士革的道路，沿途風景很美。作者在1957年曾走過這條路。由蔚藍色的海洋開始，它急劇地通向黎巴嫩的山峰，盤旋於懸崖和深谷之中。

道路愈通向高处，气候愈变得险恶。这儿已看不到下边生长的很茂盛的棕榈和带绒毛的意大利松；只有橡树、普通松树和椴树。在一所饭店的门口，主人种植了一颗不知由哪儿弄来的俄国小白桦，它已长成大树了。现在人们常来这儿看这个白皮的美人，他们称它为“异国风味的植物”，如同我们称非洲的猢猻面和鼯兰一样。欣赏完白桦树之后，他们就留在饭馆里。从前，这些山坡曾经长满了现在称作国家标志的黎巴嫩雪松。可是现在在这儿找这种树就如同看到它的画那样艰难。

自古以来，松林就被野蛮地毁灭着。埃及的法老们（古代埃及君主的称号——译者）把它砍伐了为自己修建宫殿。成千上万的奴隶砍倒了几百年的大树来建筑寺院。土耳其人运走了珍贵的木材，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曾用松柴作为吉贾兹基铁路火车头的燃料。现在只是在深山里剩下了几小块这种名贵的树木地区。

越过山隘展开了一片宽广而富饶的盆地的壮观，接着又是蓝色的山岭连绵——安底—黎巴嫩山脊。那儿已经是叙利亚了。

勇敢地插入山峰悬崖侧面的道路急剧地向下转去，将果园抛在后面，如同一支灰色的箭一样穿过盆地。这儿的土地是红色的，耕地好像一些红色的斜纹布块。达到山脚下之后，汽车停在一个短短的双线洋灰夹道旁，这就是国界，在这儿办理出入国境的各种手续和海关检查。

贝鲁特是近东的大港和主要贸易中心。各种商品由这儿转运，通过公路输往叙利亚、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所以在国境线上经常可以看见满载着海外制品的卡车队。驾驶室上画着形形色色的图案，车门上写着古兰经中的格言，车盖上用漆成鲜明色彩的弯曲的金属做成的小巧模型。水箱和驾驶室

風档上照例是悬挂着各色彩灯。晚间这种汽車就如同一株飞驰着的聖誕节櫻树。

司机們煩躁地咒罵着不慌不忙地檢查貨物的性情緩慢的官員們。

可是有一种汽車在夹道前却不用久等，也不通过海关手續。在这些汽車的牌号之前有两个不大的，然而却是有魔力的字母《C D》——外交使团。

8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一輛長形的有外交牌照的暗色汽車超过載重汽車，驶进夹道，几乎是沒有任何耽擱，就从另一端鑽出来了。

約三公里后，又一个夹道，这已經是叙利亚的崗哨了。身着边防軍服的中士举起了手，汽車刹住了車，司机搖开車窗說：

——美国大使館。

中士敬了个礼，并用手勢請其繼續前进，汽車向前急駛。身穿淡棕色西服，坐在后座的一个人神經質地叉着双手，将头縮进两肩，輕松地吁了一口气。他脫下不需要的眼鏡和一直压到眼臉的草帽。

——不要心慌，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坐在旁边的同行者用英文安慰他道。

不久，两旁出現了路灯的光芒。灯光愈来愈多了，汽車驶进了大馬士革。

身穿棕色西服的人重新戴上眼鏡和草帽。他似乎 是陷进車座里去了，連一动也不动。

这就是过去的叙利亚軍事独裁者阿迪布·施舍克里将军。

施舍克里的血腥統治在國內延續了好几年。独裁者剥夺

了总统的权力，禁止了一切政治組織的活動。虽然他采取了殘暴的恐怖手段，但是反对反动統治的斗争并未消沉，相反地却获得了胜利。1954年2月，可恨的統治被推翻了，而軍事独裁者本人可耻地逃跑了。

这之后，阿迪布·施舍克里曾經同很多人接洽，打算为他們效劳。他曾經商妥了去充当格拉布將軍的助手，准备好要去約旦了，可是这时約旦人却将格拉布本人也赶出来了。当武装进犯埃及开始后，施舍克里馬上又以阿拉伯問題“專家”的身份去找侵略者，可是侵略不久就被愛好和平的力量击败了，施舍克里便无事可做了。

現在美国人恰好找到了这位失业的軍事独裁者，并秘密地把他送到大馬士革来了。

### 上校戴上了鬍鬚

星期五沒有見着外交使节的汽車之后，納吉姆按照和黃髮的美國人的約定，第二天十五时三十分再次来到莫哈吉林廣場。这次是他一人：上尉因有要事留在自己的部队里了。納吉姆在撐着帆布篷的夏季咖啡館里找了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瓶捷克的比仁牌啤酒开始等起来了。在廣場的另一端有几个人在散步，由高处欣尝着市容。小树的蔭凉处有一群小孩在玩耍。

“莫哈吉林”一字的原意大概是逃亡者和移居者。很多年前这一地区就获得了这个名称。自从沙米尔<sup>①</sup>暴动被鎮压后，

① 沙米尔（約1798—1871年）高加索地区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組織者。沙米尔在高加索地区曾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國家（伊馬目國）。1859年，伊馬目國被俄国军队摧毁，沙米尔被擒放，死于麦加。

——譯者

成千的契爾克斯人由高加索移居到土耳其。这时在葛大馬士革不远的地方，起初是出現了契爾克斯人和庫尔法人的营幕，而后是村庄。村子被称为“莫哈吉林”。意思就是“逃亡者”。人們在卡秀恩荒山的陡峭石坡上苦难地渡过了漫長的岁月。被苏丹掠夺的干旱和酷热的土地什么也不長，又沒有水，移民們的生活很貧困。因此“莫哈吉林人”这个字又是“穷困者”的代用詞。

过去村子离大馬士革很远，可是現在却和城市連成一片了，并且完全改变了面貌。这是首都設备最完善的区域之一，美丽的新街道通往这个如同天上降下来楔入山間的广场上来。由这里望下去，是城市和一片綠野相間的美景。

左边可以看見重疊的石砌大樓和奧馬雅德清真寺的高聳入云的塔尖。那里是首都的商业中心。右边展开了西古塔区的果园，远望如同一張羔羊皮一样。它們一直延伸到暗藍色的賈別尔明尼阿山脉隱現的天邊。在这塊盆地的果园里，主要生長的是杏子。人們用它們做成濃果醬，然后压成大薄片，在阳光下晒干。卡馬尔丁——东方的一种糖果就是这样制成的。阿拉伯許多国家的商人把这种著名的大馬士革卡馬尔丁贩运回国。

在綠色的果园环抱中，高聳起一連串的建筑物：一个新医院在建設着，它将是叙利亚最大的医院。在它的后面是一排排如同双生子似的白色高大樓房。这是新梅澤——大馬士革的郊区。在那兒市政府建筑了这些房屋，專为供应根据官方的統計列为所謂“小有产者”——小官員、工人、手工业者們住的。

納吉姆未能長久地俯覽市容。在規定的时刻，广场上出現了一輛挂着《C D—157》牌照的小汽車。轉了两个圈子之后，停了下来。車中走出一位妇人。納吉姆立刻就認出来了：这

是斯通夫人。她在广场上散着步，取出画册来开始画风景画。在这个时候，树荫下和孩子們一塊玩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低音喊道：“瞧！女间谍，她在繪总參謀部的新大楼的圖形呢！”孩子們立即响应了自己同伴的發現，发出了可怕的喊声。

——小畜生！……—斯通夫人埋怨地罵了一声，迅速地走向汽車去。当保安人員到达吵鬧的地点时，只看到了一辆被孩子們嘲弄和被大人們耻笑已經去远了的挂有外交牌照《C D—157》的小汽車。

納吉姆走到電話机旁，給阿卜杜拉上尉打了个電話：明天按照約定办事。

8月11日，星期日那天，晚上十一点鐘，納吉姆 和阿卜杜拉上尉往拉烏德街六号走去。途中一輛汽車追上了他們。开車的人做手勢請他們上了車，这是斯通。完全出乎阿卜杜拉的預料，他沒有在六号停下车来，而是在未达到目的地的前一段便把車子調轉头来，他們長久地在大馬士革的夜晚的街道上行驶着，一会儿迅速向前开，一会儿突然調头往回走，或者沒有任何必要地在黑暗的小巷里停上几分钟，然后又开出来。阿卜杜拉上尉想着：“他怕追踪吧？怎么今天如此小心呢？”于是問道：

——我們去哪兒呢？

——現在您們將与运动的領導者之一會見，——斯通答道。

最后汽車鑽进了一座邸宅的敞开着的大門。通过花园，在楼房背后的門前停了下来。斯通叩了两下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細高个子的人开了門，并将上尉領到一間半地下室。斯通讓納吉姆留在車里，并說过五分鐘后，他将回来。

上尉等待着的房門开了。進來了一個手拿草帽的人。這是易卜拉欣·侯賽尼上校。阿卜杜拉這時準備好了會見任何人，但卻沒想到是敘利亞駐羅馬的武官。他無法掩飾自然的驚訝：

——怎麼？您在這兒？在大馬士革？

侯賽尼擁抱了上尉。

——他們通知我很多人的名字。但是當我還不知道您，阿卜杜拉，也與我們同道時，我沒有同意來這兒和這些人會面。

阿卜杜拉好奇地問道：

——可是您如何出現在這兒的呢？

上校從草帽里取出假鬍鬚揮了幾下答道：

——我的來此旅行是一個最利落的戲法。我靠着一份沙特阿拉伯的偽造護照，並在這個玩藝兒的帮助下到來的。

接着上校就轉入了正題：運動最低限度需要三個步兵營、一個騎兵營和一個坦克部隊。這些力量應該由阿卜杜拉保證提供。他需要更積極地進行招兵買馬。同時上校並肯定說，他將要求美國人給上尉更多的錢和所必需的一切情報。

我準確地知道，美國人會給我們很大的數目，大約三億到四億美元，——侯賽尼說道。

運動的開始時刻由美國人確定，上校繼續說。但是在這方面他還不完全依靠他們。因為他們太性急了。所以他請阿卜杜拉用特殊的密碼向羅馬通知他自己關於這方面的見解。

只要暴亂一開始，他，侯賽尼，就會再次出現在大馬士革。上尉應該供給他一輛坦克或裝甲車。侯賽尼的出現表面上好像是協助政府，而實際上是支援陰謀者們。

阿卜杜拉上尉暗暗地笑了，心想：“這個上校原來是個狡猾的無賴！他企圖同時腳踏兩條船。他打算坐在坦克中出現在大馬士革街頭，來觀察誰家取勝。如果陰謀者失敗了，他還可

能出来充当合法政府的拯救者呢！想得真美啊！”

这时开门的那个瘦美国人进来了。他一言不发，给侯赛尼暗示了一下，让侯赛尼随着他走。上校拿起自己的草帽和假鬍鬚告别后就走了。

阿卜杜拉向门口走去，但是在门坎上出现了壮汉，棕黄头髮的杰顿。他重新让上尉坐下来，并和他进行了冗长而怠慢的谈话。最后他告诉上尉，暂时不能走，然后离开了。门上了锁。阿卜杜拉才开始明白了：他作了俘虏。

……当晚侯赛尼上校还会见了几个阴谋暴乱的军官。在霍华德·斯通家中举行的会议上，他称他们为“英雄”、“国家的救难者”。他要求在暴乱的最初就要干掉装甲兵部队司令巴舒尔将军和各旅的全部指挥官。

所有的军官都被美国人扣留在进行过会面的这几间房子里达数小时之久。在这个时候，上校戴上假鬍鬚，通过国境线，到达黎巴嫩的拉雅克机场。在这里他马上搭乘了美国专机飞往罗马。

### 軍事独裁者幻想着未来

当穆罕默德·涅叶梅再次突然出现在卡达尔·哈姆扎中校家中时，他还躺在凉爽的澡盆中呢。被开除的中尉对接待他的佣人说，他刻不容缓地要会见中校，商谈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呢？——卡达尔穿着睡衣，披散着湿发出来会见客人时说道。

——您应该立刻去，大家都在等着您哩！

——会见应当再过数小时才举行呀！

——现在就举行，中校。

——啊，可是……可是我有事……

——人家要求您立刻去。

卡达尔穿上衣服走了。沿途他在思考着：“究竟誰是这些阴谋者的秘密‘首領’呢？为什么如此突然地改变会见的时间呢？担心敗露嗎？特別提防？也可能是……”他忽然想起来了，由于走得倉促，忘了帶手槍。

在拉烏德街的屋子內，斯通和黃髮的杰頓在等着他。卡达尔立刻就發現，美國人都很激动，一会儿这个人，一会儿那个人暫時离开房間，返回的时候互相耳語着。有人敲門了，斯通急急忙忙走出去。过了約摸五分鐘，他又轉回來了。

——一切都就緒了，我們走吧！

汽車在大馬士革西北市区的街道上行驶了半小时。斯通駕駛着車，杰頓坐在后座，不住地望着玻璃。汽車轉到一條寂靜的偏僻的街后，停在一所暗黑的房子旁边。

杰頓和中校留在一条走廊里，斯通在門后消失了。附近房間里的电灯都关着，只有走廊里亮着的微弱灯光通过虛掩着的玻璃門照着他們。

不多一会儿，斯通折回来了，他請卡达尔由右边通过。他領着中校到了一間不大的客厅里，指給他对面牆上的門之后就走了。

卡达尔推开门。沙發上坐着一位身穿淡棕色西服被三个美国女人圍着的人，在喝着“可口可乐”。卡达尔立刻就認出了他，这是阿迪布·施舍克里。

前軍事独裁者迎上来，張开两臂准备拥抱。

——您瞧，卡达尔，我到这儿流自己的血来了！——施舍克里說着阿拉伯的一句諺語，意思是说他來这儿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显得非常兴奋，話很多，竭力想說明自己的高

兴和自信。外表假装大胆，力圖掩飾內心的恐惧……

卡达尔嗽了一下沙發上喋喋不休的女人們。失業的軍事獨裁者擺手說道：

——這是為了便於秘密活動，她們不懂阿拉伯話。接着又說——我們想改變現狀，但是過去的事情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應該回憶它了，亲爱的卡达尔！讓我們考慮未來吧！將來我們要借重您和您的部屬。我保證您在國內將有重要的地位和舒適的生活。

軍事獨裁者的過去，對敘利亞人來說來真是血海深仇，所以他決定為自己賠罪，甚至在陰謀者面前。

“首領”的命令是要保證有最大數量的武裝參加者。把一切情況都報告給美國人，他們掌握著一切線索。在暴動前夕，卡达尔將獲得精確的戰鬥計劃。看來，他必須將一部分力量用來截斷通向大馬士革的一切道路。總參謀部將由配備裝甲武器的一個專門部隊加以占領。這個部隊應該立刻消滅掉總部一局局長比茲里上校，三局局長尼福里上校和二局局長薩拉杰中校。

——這些人曾經掌握了政權。可是沒有關係，他們的日子到了！——施舍克里惡毒地咒罵道。

說到這裡，斯通進來了，看看表之後說道：

——我們再沒有時間了。

卡达尔告別後出來了。黃髮的杰頓截住說：

——現在走不安全，您在這兒等一等。黃髮人把卡达尔領到隔壁室裡，並將門鎖上了。在這間禁閉室裡中校待了兩小時以上。

門的上部裝着花紋玻璃，望過去很難看到什麼，甚至連影子也難分清。然而卡达尔却判斷得出來，大約有十五人，两三

人一組地分批进过施舍克里所在的那間屋子。并且是前一批走后下一批才进去。談話进行了五分到七分鐘，然后万籁无声了。时间过得不能忍受的慢。卡达尔神經質地由房角走向房角。

最后門鎖一响，門打开了。一个年約五十岁的女人連一句話也不說地用手勢叫中校出来。卡达尔跟着她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走到街上，卡达尔很快叫住了一輛从旁駛过的汽車，乘車来到总參謀部，把一切情况向有关当局作了報告。

获得最可恨的前軍事独裁者出現在大馬士革的消息之后，保安部立即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将他截住。对所有 的道路，国境綫上的据点和汽車都加强了監視。的确，所有 阴謀暴乱的軍官和施舍克里会面后都被拘留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的这一事實說明了，在这个时间里，美国人显然是設法地把前軍事独裁者很好地掩藏起来了，可能是把他送出国境綫了。搜索繼續进行着，然而这个曾經一度被叙利亚法院缺席判死刑的阿迪布·施舍克里失踪了……

### “飯已煮熟”

——从軍事方面看來，这件事是簡而易行的，——阿巴斯熟練地撥弄着念珠——按照信号，你們用两个營的兵力 占領電報局、無線电台、阿勒頗的交通樞紐，控制住通向城市的道路。必須保証牢靠地守衛住銀行。

——銀行？

——是，是！要注意，不要和銀行家發生爭吵，这是些有势力的人物。

——我認為，我的两个營不够。

——您将还会有一个營。这个營的營長在發動前将与您

取得联系，力量足够了。順便談談，您認為在那兒開始發動最好呢？在阿勒頗呢？還是大馬士革？

——在大馬士革——首都。

——是的，但阿勒頗是最大的城市和工業中心，并且它還接近土耳其境。

——大馬士革的局勢如何？可以確信事件的成功嗎？

——“飯已煮熟”，很快就要端上桌來了，——阿巴斯微笑道。接着他又補充說，對陰謀者來說，最危險的兩個中心乃是加塔那和卡篷衛戍部隊——但這兩部分已經沒有問題了。它們不可能聯合起來一致援助政府，全部軍官都將被捕或用另一種方式把他們隔離起來，技術裝備都將被破壞。卡篷的戰役將由一位著名的上校——裝甲兵專家來領導。

——過去的陰謀未成，是因為和我們發生聯繫的伊拉克政治家們缺乏經驗，——阿巴斯繼續說。——現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運動有美國在撐腰。

阿巴斯再次提醒他的對話者，法爾漢·扎爾馬卡尼，阿勒頗的暴動者的全部武裝力量的指揮將由他負責，並且叫他不要為同謀者的名字暫時需要保密這點而感到不安。秘密活動要求這樣。發動前夕這些軍官自己去找他，並將執行他的一切命令。

——哎！假如……

——假若政變失敗了，您和自己的人很容易在土耳其隱藏下來，那裡有人會關心你們的。

至于大馬士革的事情，阿巴斯繼續說，他今天正等着由敘利亞來的官員，他將從美國人那裡給他帶來有關陰謀細節的最後消息。美國人親自掌握這個運動。所有的錢都在他們那兒匯合。為了預防失敗，他們對任何人也不信任，他們做得對。

无论如何，扎尔马卡尼少校一定会及时知道一切的。在阿勒颇将有某一个人去找他，并借助于一个暗号与他取得联系：

——阿卜杜勒·沙特尔出院了吗？——来人问道。

——他已出院了，并且取得了十天假期，以便完全恢复健康，——法尔汉应该这样回答。

——难道他已取掉了石膏吗？——陌生人又问道。

对此问题应该不作答复。

——使用这个暗号上您那儿来的人，将全权代表傅达发动的指示和计划，并撥給必要的經費，——阿巴斯說到这里，結束了他的談話。

当扎尔马卡尼来到过道时，他又看到了带他来海滨这所房子的那两个沉默的壮汉。小伙子們站起来，跟着他走去。“根据裝束可以看出是些过去的軍人，”——少校想着。他們三人坐上汽車走了，汽車在聖乔治飯店附近的一条黑暗的小巷內停了下来，法尔汉明白了，應該下車。

法尔汉下車后，来到海边，溫暖的海洋懶洋洋地在黑暗中拍濺着。声音嘈杂，五光十色的貝魯特，从右方一串串的金黃色灯光由山上一直延伸到半圓形的港灣里。少校思索着近几天来的事情。

三天前，在阿勒颇，有两个不知名的女人來到軍官法尔汉·扎尔馬卡尼少校家中来拜訪，她們声称有重要的事情必須和少校单独商談。其中一人發現法尔汉有点惊讶时，就解釋道：

——有特別重要的，有关事业的問題。

——你們想說什么呢？——当只有他們留下后，法尔汉問道。

——我們有一封信要交給您。

——給我吧。

——這封信是您的朋友法達拉赫·阿布·曼蘇爾給您的，——其中一個女人掏出信時低聲說道。

信中寫道：

“親愛的法爾漢兄弟，我們希望您通過本信的送信女人立刻告知我們：

1. 在您的軍官中您可以依賴誰？您最信任的是誰？2. 阿勒頗軍官們的個別的情況與一般狀況。3. 我們對您非常信任，當接到您的意見後，我們將都很重視您的（勞動與支出）。請把此信保存在可靠的地方直到需要的時刻。4. 在四十八小時內應該作答復。”

法爾漢放下信，站了起來，暗示談話已經結束了。然而在離開之前，這兩個女人堅持要他立刻去貝魯特一趟，並要他給2.3360打電話。她們說，顯然少校不信任她們，因為他用保守的眼光瞧着她們，可是到貝魯特後，他自己將會查明一切的。

扎爾馬卡尼為了軍事問題和大馬士革的當局聯繫了一下，第二天就到貝魯特去了。他在炎熱的街上游逛了半天多，並不時地按照指定的號碼打電話，但是無人回答。一直到傍晚時才聽到聽筒中有了聲音：

——我們在等着您，您在那兒？

接着，對方打聽清楚了少校的服裝特徵，就讓他在諾曼第飯店對岸的第三棵棕櫚樹旁等着。過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棕櫚樹旁停下了一輛汽車，一個健壯的小伙子從車子裏面瞅着少校，點頭示意請他上車。

在汽車里，法爾漢才知道自己是處於兩名沉默而陰郁的護送兵當中。只有這時，他才想到他的旅行並非完全安全，因為他走向離朋友們很遠的地方，而且是到外國的阴谋者們的老巢中去。還有這些女人……可能這是一種奸詐，或許是特意

將他誘到此地來的？據說女人是不幸的預兆。

車停在一所大樓旁，從旁可以听到海洋的嘈雜聲。法爾漢和他的護送兵乘電梯來到三樓。在這兒少校會見了法達拉赫·阿布·曼蘇爾。

——我很高興，您對我的信有了反應，——逃亡罪犯說道。——而我們已經開始考慮了，可能您害怕了。因為您沒有給那兩位太太答复。

——為什麼要把女人糾纏到事件中來呢？

——不要有偏見，親愛的法爾漢，我記不清了，我們在一塊服務的時候，好像您並不迷信。

法達拉赫說，他並沒有被授權和他討論事件，他請少校等一等，而自己却走了，半小時後，他和兩個另外的人回來了。

——阿巴斯，——曼蘇爾介紹其中一人道，並暗示這就是被授權決定事件和討論行動計劃的一位重要人物。而第二位先生始終一言未發。

……現在，法爾漢望着如同石油般的濃暗的海洋，追憶着所發生的事情。難道就如同這些人所斷言的，軍隊真的就陷入了陰謀的迷魂陣嗎？自然，他們太夸張了，因為他們需要征集更多的同謀者，並給這些人灌輸成功的信念。然而，橫堅一樣，消息不好，很不好，不，女人的确是不幸的預兆。

——您要女人嗎，先生？這兒，就在跟前——法爾漢清醒過來，並看見旁邊站着一個皮調匠，在貝魯特的海邊這樣人可真不少。

——女妖……

少校惡毒地咒罵着，迅速走開了。

## 會見朱成

美國大使館的職員阿尔特·克勞茲結識了因为参与國內被禁止的國家社會黨的活動而被開除了的穆斯塔法·馬利基上尉，完全不是偶然的。美國人邀請他到自己家去，阿尔特觀察了前軍官四个晚上，第五个晚上就吸收他參與陰謀。于是，穆斯塔法就成了他的忠實助手，嚴格地執行着外交官的一切命令。

馬利基擔負着吸收被軍隊逐出來的軍官參與陰謀的任務，因為他們想重新恢復工作。阿尔特·克勞茲說，政變會給他們帶來這種可能性。率領部隊的現役軍官在發動的前後都能獲得報酬，而被開除了的軍官只是在政變成功後方可獲得報酬。克勞茲發現了上尉臉上的不滿的表情後說道：

——不必擔心。全體參加者都將被提出研究，並將提高軍銜。他們將獲得被開除期間的全部薪金。一位上校銜的高級軍官專門負責此事，誰也將不會被遺漏的。

為了証實上述情況，美國人給了穆斯塔法一千英鎊，用來作為他需要完成的一次不大的旅行的开支。他應該去阿勒頗，途中應該在哈馬市停留一下。美國人給了穆斯塔法指令，人名，地址以及同在阿勒頗的扎爾馬卡尼少校聯繫的暗號。

哈馬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很古老。小小的阿西河從市內流過，在市中心，河上裝着一些巨大的灌溉水輪——戽水車。急流轉動水輪，水輪將水一戽一戽地車到四五層大樓的高度，然后再倒入石槽中。照名字的字面講，這條水道還是“羅馬的奴隸修成的”。過路的旅行者們一定要停下来看看這個古老的奇蹟。

敘利亞人說，哈馬的居民有自己的一些特性。並且為丁

使人們明白这种特性，他們講述着这样一段傳奇：

古时候，一个基督教傳教士，不是彼得，就是保羅，由耶路撒冷出發傳教去。他到过很多城市。有一天傍晚，他騎着自己的小毛驢來到哈馬，傳教士遇到的第一个居民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

——孩子，給你錢，——吝嗇的傳教士說，——給我在你們市內买点什么东西，讓我能吃飽和喂自己的毛驢，然后愉快地过一夜。

过了一会儿，小孩回來了。他带来一个西瓜和找回的一半錢。傳教士發怒了，并开始罵起来。

——你是个愚蠢的老头！——孩子反駁道。——我滿足了你的一切願望，而且還交回你找来的錢。西瓜你自己吃了，皮可以喂毛驢，还能剩下瓜子，你嗑吧，保管你一夜也不会寂寞的！

傳教士想了想之后，繼續前进，他想：这个城市的人們太有洞察力和太講实际了，他的宗教在此地是找不到信徒的。至于真有此事否，不得而知，可是到現在为止，哈馬連一个基督徒也沒有。

所以，当穆斯塔法找到前上尉穆吉赫·扎比的住所后，和他交谈，談話結束得要比客人所想像的早得多。穆斯塔法扯得很远。他說，他听一个住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商人說，在军队中存在着某种运动……

如同真正的哈馬居民一样，扎比打断了他，并直接問道，究竟馬利基想談什么。

穆斯塔法打开了地图。他們商妥了，只要暴动一开始，扎比就到霍姆斯城去，与阴谋者匯合。再过两天，他們事先还要在大馬士革会一次面，并討論細节。

在阿勒頗，穆斯塔法會見了扎達少校，并轉達給他美國人的指令。扎達應該和法爾漢·扎爾馬卡尼會見，并盡全力支援他。會見時應使用暗號：“阿卜杜勒·沙特爾出院了嗎”等等。

8月9日，穆斯塔法·馬利基回到大馬士革。當天他就向阿尔特·克勞茲報告了旅行的結果與自己和扎達、穆吉赫·孔比以及其他一些軍官談話的情形。美國人通知說，大馬士革發動的一切工作都已準備就緒，明後天將最後決定暴動的日期。

8月11日，星期天；穆斯塔法再次會見了阿尔特。後者說，馬利基需要與預定占領軍事警察營房的部隊聯合起來，為了解除地通過營房，到時候將通知陰謀者們通行的暗號。

——假若發動不能在8月14日如期開始，我和您將在當天會見——美國人在告別時說道。

可是這次會見未能成功，當晚馬利基就被捕了。

###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霍華德·斯通最後一次檢查了自己棋盤上棋子的分布情況，雜亂無章的秘密活動線索都在他手中匯合起來了。變成主要聯繫人的前中尉阿赫默德·蘇米克不停地奔跑於大馬士革和貝魯特之間，給在黎巴嫩的國家社會黨的頭子們和敘利亞的陰謀者傳達着指示、消息和命令。

斯通得到了通知，國家社會黨人從國外偷偷地把大批武器運進了敘利亞。秘密的武器庫設在拉塔基亞和幼發拉底的腊卡。斯通不喜歡和武器打交道，可是他卻願意和武裝起來的帶兵的人們發生關係。所以武器也得算入自己的資產。

由逃亡的叛徒在國外編成了幾個分隊，他們將要越過國境線，加入陰謀者的隊伍。為此目的，斯通通過自己的代理人

阿里·厄尔-克胡什給法赫里上尉發布了命令，在暴動的那天，要占領大馬士革到貝魯特的道路，以保証這些分隊的順利通過和重要人物前往首都。

在斯通面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一個上尉報告，他缺少二十名坦克駕駛員，到哪兒去找呢？在國外編成的匪徒分隊中發現了十名有問題的坦克手。上尉由於這個報告領到了一萬英鎊，以便“收買”這些不夠數的坦克手。“收買”時要挑選可靠的而去掉可疑的。

斯通也沒有忘掉報紙的作用。他知道，在暴動之後，將開始強大的人民示威游行，在組織人民的力量方面，進步的報刊起着巨大的作用。

穆罕默德·涅叶梅得到命令去會見一個不知名的人，此人將在大馬士革奧麥亞德旅館旁等着他，並交給他一筆款。這個陌生人的鈕扣孔上有一朵紅薔薇花。此人被委派來破壞印刷廠，迫使兩家有聲望報紙——“公眾輿論報”和“光明報”——停刊。

霍華德·斯通決定使暴動趕在敘利亞政府代表團從莫斯科和布拉格回來時開始。這樣，他想一箭雙雕。首先要向世界輿論表明，軍隊不贊成在那兒簽訂的條約。其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這些協定實現。

這段時期，敘利亞的經濟的確是經歷了很多困難。敘利亞傳統的出口商品——棉花、棉紗和小麦在國外市場上被美國人的勢力排擠掉了。本來，阿勒頗很多紡織廠的产品都是輸往伊拉克的。然而現在巴格達的商人們在美國人的壓力下廢除了優厚的合同。敘利亞的棉花和小麦向來是向歐洲的地中海國家出口的。今年，美國的壟斷組織向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市場上廉價傾銷了大批糧食和棉花。此外，他們還利用了他們

在这些国家的全部政治影响，以阻止叙利亚公司的活动。英、法、美排挤了老早就是近东贸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傳統的大馬士革定期集市。伊拉克石油公司修建的通过叙利亚的巨大油管停頓了，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流浪在街头。

以哈勒德·阿澤姆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先在莫斯科，后在布拉格，进行了成功的谈判，为叙利亚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叙利亚获得了广阔而稳定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此外，苏联给予叙利亚以优厚条件的长期贷款，还有各种技术和科学的援助。这些协定使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筹划的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化为灰燼。

因此斯通非常着急。他组成了一个由非常复杂的、形形色色的成员组成的广阔的秘密活动网。他在心里检阅着自己的力量。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明晰而完整的组织。地图上各个方位都出现了隔绝起来的阴谋者的黑线条。所有这些线条都互不吻合地向他伸来。阴谋不仅从结构上，而且从其参加者的组成上看来都是隔绝的。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或政治纲领将他们联合起来。叛变者，拘囚者，前次阴谋失败后的渣滓——这就是斯通自己用来秘密堆起的建筑物的材料。

甚至他不得不捧出两个阴谋的“首领”——侯赛尼上校和阿迦布·施舍克里。过去的军事独裁者的可厭的形影甚至在一些阴谋者之间也引起了对他的轻视。

可是，霍华德·斯通对参加者在政治上的分歧很少发生兴趣。他并不特别关心暴动后掌握政权的政府能否站住脚。美国人完全明白，就是阴谋者能够团结一致，人民也不允许他们长久地掌握政权的。斯通有另外一个目的：只要在这个“政府”存在的日子，使他能够宣布“共产主义威胁”，并立刻使“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生效就行了。

第六艦隊如同消防隊似的在敘利亞的沿海作了準備。“消防隊”只是等待着招喚。在政變之後，“政府”將給他們發出信號，那时他們就可以“合法”地使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了。而當這些戴白帽子的小伙子們在大馬士革、阿勒頗、拉塔基亞等城市的街道上躡蹠的時候，陰謀者之間的意見分歧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斯通發出了開始暴動的信號。可是却無人執行這個命令：陰謀者的主要人物都在一個晚上被捕了。

8月12日上午九時，敘利亞政府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聽取了總參謀部二局關於美國在軍隊中製造陰謀的報告。

這一天，敘利亞外交部秘書長薩拉哈·丁·塔拉齊於十三時四十五分向大馬士革美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提出了一個聲明，敘利亞政府要求，大使館的三名工作人員：霍華德·斯通、弗蘭西斯·杰頓和武官莫洛伊上校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敘利亞，因為他們進行著為國際法所不允許的活動。

“花旗陰謀”粉碎了。

### 和平的烏雲

1957年8月底，紐約交易所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波動：一千五百家公司的股票價格暴跌，僅僅在三天之內，華爾街在經濟上的損失就達四十億美元。所有大跌價的行情報上都帶著這個字樣：“敘利亞！”

幾天之後，報紙上大嚷大叫地報導，美國總統取消了自己的休假並返回白宮，為的是對敘利亞事件發表“戲劇性的聲明”。據巴黎的一個雜志報導，本來正在某一荒涼湖邊漫游的“孤獨的，好像泰山一樣的”<sup>①</sup>杜勒斯先生，也慌慌忙忙地趕回

<sup>①</sup> 指美國小說和電影故事中的“人猿泰山”。——譯者

华盛顿，还在汽車上就异想天开地發表了一段反苏声明。

在杜勒斯向記者宣讀的总统声明中，重复了一些陈詞濫調，似乎小小的敘利亞在威胁着“自由世界”的安全。

目光銳利的觀察家們更多地注意的是交易所証券的行市，誰也不去留心政治領袖們的声明。交易所——这是資本主義有机体的脉搏，它不无原因地在狂热中哆嗦着：美國間諜在大馬士革周密筹划的阴谋失敗了。

这时帝国主义者就决定用另外一种办法来制服这个爱好自由的阿拉伯小国。“現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敘利亞的邻国身上了！”——美国反动报刊这样号叫着。杜勒斯急忙把自己信任的路易·汉德逊派往近东。据官方宣称，汉德逊此行是为了“研究敘利亞的局势”。可是他不知为什么却認為，完成这个任务最好不在大馬士革，而在安卡拉。敘利亞外交部的声明中說道：“假如汉德逊先生真有誠意的話，那就請他到敘利亞來，在这里研究情况好了。”而路易·汉德逊是別有企圖的。

在報紙上登出来的无数照片中可以看到，杜勒斯的使节双手提了两个公事皮包，皮包从不离手，总不交给任何人。尽管他是这样小心提防，但路易先生皮包里某些文件的內容还是走露了。这些文件包括有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訓令：从敘利亞的邻国組織对敘利亞的武装进攻。

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汉德逊同一些土耳其官方人士进行了会谈。伊拉克国王由首相阿尤比陪同，还有約旦国王侯賽因也来到了这里。汉德逊力求說服他們，但这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統治者无法答应他向敘利亞进攻。对他们來說，这就无异于自杀：人民不允许这样做。約旦的君主感谢美国人慷慨地用飞机載运来送给他的一批軍火。可是他的军队却只能勉强能够維持住使約旦人服从自己。說起来沒有一天國內沒有反对他

的宝座和美国主子的行动的。侯赛因对美国人微笑了一下，辞别出来就急忙飞往西班牙去休养，到远离自己不安宁的王国的地方去散散心。

土耳其人询问路易·汉德逊能不能保证事件会局限于“小战”。海外客人无法作出这样的保证，这样，安卡拉的人们便垂头丧气了。可是，美国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土耳其的军用地图上出现了长长的箭头。尖端一直指向叙利亚的城市：阿勒颇、拉塔基亚、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紧急调派了第八陆军军团包括三师多的兵力出动：这个军团奉令立即从安卡拉附近开往叙利亚边境。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军用列车陆续开到这里来。大约有七百辆坦克突然云集在沿国境界标一带，履带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在这里，过去只有少数烟草走私贩偷越边境。有三百多架喷气式飞机降落在接近叙利亚疆界的野战机场。

从设在伦敦中心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部发出美国海军驻大西洋东部和地中海的总部华尔特·蓬海军上将的命令：第六舰队全体船只立即在某一个“秘密地点”集结。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潜水艇从巴塞罗那、那不勒斯急急忙忙出海。“秘密地点”原来就靠近叙利亚的海岸。

过了一些时候，第六舰队——所谓“美国驻近东的消防队”——开始举行示威；这显然是恫吓叙利亚人。舰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陆战队向土耳其的弗拉基亚登陆。舰艇上的炮火齐鸣，直升飞机从甲板上腾空而起，像蝗虫一般遮住了半边天。

⑤ 运输船忙碌地向土耳其港口运送武器和弹药，包括美国空军最新式的“F—100超赛波”型喷气式飞机——这是美国空军的驕子。在叙土边境上不断發生射击事件。和平被乌云籠

罩了……

这时从苏联首都发出了强硬的呼声：“叙利亚并不是孤独的。它有忠实可靠的朋友。”

### 堅強的神經

每天早晨，在我住的旅館对面的出租汽車停車場上，总是停着一辆一点也不算新，但却十分整洁的半轎式汽車。可以看得出来，汽車的主人对车子是爱护备至的，这位先生長着一头黑髮，青銅色皮膚，一双活潑明亮宛如两块黑炭珠一般的眼睛。平常总是坐在方向盘旁边，手里拿着報紙看。我时常坐他的車，因此就像老朋友似地时常見面。他的名子叫做哈里爾·伊薩姆。他从老远一看到我，就用他自己的話喊道：“薩里亞姆·阿列依庫姆！”接着就打开車門。每次我們的談話都是由他从同一个問題开始：

——“阿赫梁·华一沙格梁”用俄語怎么講呀？

——多勃洛·波夏洛瓦奇（意思是“欢迎”——譯者）。

——多勃利·頗沙里維·科伊斯——卡拉紹（即俄語的“好”字，这里是外国人的生硬讀音。——譯者）

然后开始評述最近的时事。他很喜欢談論政治。恐怕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叙利亚这样全国上下热衷于討論政治問題了——从学生一直到部長。

現在哈里爾又繞着圈子开始談起来：

——您关于神經这个問題怎么想法？

——？……

——瞧，報紙上这样写着：“美国加紧对叙利亚进行神經戰”——他头轉向報紙瞥了一眼說道。——枉費心机。我們的神經很坚强。难道您在我們這兒看到有一个叙利亚人害怕起

來了嗎？可是當邊境上出現了敵人的坦克時，那就無法袖手旁覲了。昨天我已經報名參加國民自衛隊。

——您去參加議會的常會開幕嗎？——哈里爾又問我。當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後，补充說：在那兒您就可以看到，議會里會討論這個問題的。

司機用手指了指汽車的擋風玻璃。在右上角有一個不大的圓孔，周圍散出蜘蛛狀的裂紋。這個圓孔是1945年5月出現的，哈里爾說。在這件事情不久以前，多次流血武裝起義後，法國最高專員被迫恢復了1930年的憲法，根據這個憲法宣布敘利亞為共和國。但是全部政權還在殖民者的手中，外國軍隊照樣盤據國內。因此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並沒有平靜下來。

1945年5月全國許多城市發生了巷戰。在大馬士革，一大群武裝的愛國者佔據了議會大廈。占領軍向他們開炮轟擊。那時哈里爾用他的在當時還很新的汽車，往議會運送子彈，同時從那裡運走傷員。這個小圓孔是殖民者的子彈打穿的，使人在今天想起那些战斗的日子。

在連接會議廳的一個前廳裏面，有一位熟識的敘利亞記者指給我看一個舊大廈部分的小模型。熏得黑黑的殘破牆壁，坍塌的屋頂，打碎的玻璃窗……這是敘利亞議會被法國轟炸後的景象。

——現在，當新的殖民主義者又闖進國內的時候，——他說，——這個小模型就特別生動地令人回憶起帝國主義者給共和國帶來了什麼。

我們走進會議廳，這個大廳真正可以稱得起是民族藝術的杰作。美妙的阿拉伯式花紋裝飾着它的牆壁，各色木料和蚌殼作成的細工鑲嵌裝飾着的飛檐、立柱、門窗孔和廂座的拱門。巨大的圓廳上面是个圓頂，圓頂輕巧通風，裝飾着美麗的

閃爍發光的花邊。

議員們坐在下面的長椅上，長椅在主席台的前面排成半圓形，主席站在裝設在一个寬敞的特殊壁龕里的高台上。指定給外交使團、新聞記者和來賓的兩排坐位，這時已經坐得滿滿的了。

10月15日開幕的議會常會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在這次會議上選舉了議會主席。推舉出來兩個候選人（這個席位在國內就它的重要性說僅次於共和國總統）：阿克拉姆·豪拉尼——他是由議會聯合陣線推舉的，這個組織的代表是現政府的組織者——和納其姆·庫得昔——這是人民反對派推舉的。在選舉的前夕，報紙上廣泛地討論議會主席的選舉結果。有人預言阿克拉姆·豪拉尼的勝利；這是和政府的政治方針有關的，這個方針就是要鞏固國家的獨立。

開始投票了。職員們把一些巨大的玻璃投票箱搬進大廳。每個議員都把自己所選的候選人名字寫在選票上，並投入箱內。然後把箱里的選票倒在主席台上，台後坐着議會的一位長者。他翻動選票，慢慢地唱票：

——豪拉尼，庫得昔，豪拉尼，豪拉尼，庫得昔，豪拉尼……

許多議員在紙上畫杠計算着選票數目。記者席及兩廊旁聽席也有人屈指在計算和画杠。主席還沒有計算完，兩廊就發出了瘋狂的鼓掌和歡呼声：阿克拉姆·豪拉尼當選了。主席台上的鐘声响了好幾分鐘，讓歡騰的兩廊安靜下來；群眾在表示慶祝阿拉伯民族政策捍衛者的當選，慶祝統一政策的勝利……

過了幾天，反對黨首領馬阿魯夫·達龍利比在議會中聲明說，在當前敘利亞國內不安時期——面對着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和威脅，反對黨撤回自己的不同意見，把本黨一切力量統統

交給政府支配。

全民族为了抵御侵略者而团结起来了。

### “紅色的百万富翁”

当我到国务部長兼国防部長哈勒德·阿澤姆的官邸去談話时，我原想在那里会看到加强的武装戒备。因为不久以前，報紙上曾經報導关于一樁阴谋破坏的消息：有人向哈勒德·阿澤姆官邸投擲手榴彈。显然，尚未落網的殘余阴谋者在發泄自己的失敗情緒。

然而我并没有看見士兵，只看到几个砌墙的工人，他們在巨大的尚未完成的建筑物大门口冲对着灰浆。

我和同行者一起走进电梯，不知道應該到那一層去。我們选定了当中的一層——第三層。上去以后，發現原来那里还堆着石灰、沙土和其他建築材料。工人們告訴我們下樓，因此我們就沿着华丽的还未装上栏杆的自大理石楼梯走下去。在二層樓的一間寬敞的前厅里是空空洞洞的。这时我的朋友就大声喊了一下，料想一定有什么人答应。隨着他的呼喚声跑出来一只白色的長毛鬈毛狗，后面跟来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姑娘。她把我們領进一間办公室，室內布置得富丽堂皇，十分考究。

一分鐘后，主人出来了——他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但很結实，微微有些驼背，穿一件薄薄的西服襯衫和一双便鞋。稀疏的头髮像白絨一样遮蓋着圓圓的粉紅色的头頂，透過一副大玻璃眼鏡，可以看見他那精神飽滿而銳敏的眼睛。緊閉的嘴唇和陡峭的下頰說明他那堅強的意志。

哈勒德·阿澤姆是当前敘利亞最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學問淵博，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和財政專家，拥有巨大財富。西方報紙都把他称为“紅色的百万富翁”，而且把他形容成

好像是要在敘利亞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人。這使我想起了查爾斯·卓別麟最近的一部影片，在這部影片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宣布某國國王是一個“共產黨員”……

當阿澤姆回答我的關於他的政治活動目的是什麼的問題時，他簡簡單單地答复說：

——國家的民族獨立，阿拉伯民族的大團結。

所有阿拉伯各國人民都有團結一致的願望，——部長說。——但是某些國家的執政者的立場却很不堅定。他們以為外國人可以保護他們。但是我相信，埃及和敘利亞<sup>①</sup>的政策是最好而且是最正確的政策，它一定會得到勝利，所有阿拉伯國家也一定會以不同的方式聯合起來。

當話頭轉到美國陰謀敗露以後帝國主義者馬上在邊境進行侵略活動和軍事挑畔來威脅的時候，哈勒德·阿澤姆說：

——我們不怕這種威脅，我們對前景是充滿信心的。我們的信心建築在三種因素上面：第一，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團結一致，人民對殖民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憎恨；第二，我們的年輕軍隊已經很好地武裝起來，並且做好了反抗侵略的戰鬥準備；第三，國際友人的支持，他們是堅決站在保衛和平的一邊的。

現在，在陰謀敗露以後，——國防部長繼續說，——敘利亞的軍隊已經團結起來，指揮這些軍隊的都是愛國的軍官，是殖民主義的對頭。武裝部隊中已經清除了帝國主義者的走狗。

我問到阿澤姆先生關於敘利亞的經濟發展前景。

——我毫不懷疑，——他答道，——最近時期內敘利亞就可以進入經濟繁榮的時期。蘇敘經濟協定將在這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根據我們的請求，蘇聯專家研究了我們的資源並

---

① 埃及和敘利亞已于1958年2月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譯者

編制了自己的報告書。如果實行俄羅斯工程師所建議的設計方案，就可以使國家收入增加兩三倍。

我們的任務，是盡速實現這些方案，如能成功，那就可以達到全國的繁榮。在這個工作上我們是要依靠蘇聯幫助的。

敘利亞和蘇聯用牢不可破的友誼聯繫在一起，這種友誼在危難的日子里受過了考驗。我相信，誰也破壞不了它，——哈勒德·阿澤姆結束談話時說。——帝國主義者往往說，好像蘇聯要在敘利亞得到軍事基地。這都是胡言。然而，蘇聯在敘利亞確是有着許多基地，只是它們不在港口，也不在飛機場，而是在敘利亞愛國主義者的心上，這些人熱愛並感謝偉大的友邦。

### 斯大林格勒的榜樣

我們在夜間很晚才來到阿勒頗城，車子停在奧馬雅德旅館門口。

——有空房間嗎？——我問看門人。

——請。十八個里拉一天。

——好。

——請拿出您的護照看看。

——這就是。

——俄羅斯人？

——您說得對。

——減價三成。

——為什麼？

——表示友好。

坐在桌旁一位上了年紀的人，手里拿着報紙，端着一杯咖啡在喝，聽見我們的談話，便站了起來。他走到我跟前伸手過

来。

——謝謝，衷心地感謝！——他一面說，一面很亲热地握着手。——这里就写着，——他指了指報紙，——霍洛曉夫先生說，苏联决不遺弃患難中的叙利亚。叙利亚永远不会忘記这一点。

“霍洛曉夫”——这是近东国家許多人对尼·謝·赫魯曉夫的称呼，因为这个字音接近俄語中“赫洛曉”（意即“好”——譯者）的發音，而这个字在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是普遍应用的。

老人原来是隔壁汽車修理厂的机械师，他再一次地和我握手說：

——我們有句俗語：“心心相印”。这是說两个人亲如兄弟。我想这句话，不但可以对于个人这样說，而且也可以应用于两国人民。

看門的、开电梯的、送信的，还有坐在一間不大的前厅的一些什么人，都走到我跟前，每个人都輪流和我握手。

老人把報紙放在桌上，拿起立在墙边的一枝槍来。

——今天才領到的，——他指着槍支說。——阿勒頗市的許多居民都領到步槍和自動步槍保衛城市。要知道，敌人离得很近呢！敌人要是來到就得迎戰。

阿勒頗城离土耳其边境只不过几十公里，那里約有七百輛坦克虎視眈眈地对着我們，只是等待着进攻的信号。在土耳其总司令部作战文件里——这是在美国军事專家監視下編制的——开始进行武装干涉的日期是以密碼字母“D”表示的。土耳其飞机时时侵犯阿勒頗附近的叙利亚領空。“不明”国籍的飞机时时飞进叙利亚的内地。它們从海上飞来，那里停有美国第六艦队的艦只。

敘利亞國內傳布着一個口號：

——公民們，拿起槍來！國家到了危險關頭！

我備有一封致當地一位工程師拉士德·哈蘇爾的介紹信，請他帶我參觀阿勒頗。一早我就去找他。工程師沒在家。一位穿黑長袍的白髮老婦人說：

——他在自己的營部。

——難道哈蘇爾先生參軍了嗎？

——在這種時候每個男人都是士兵。但是女兒也會射击。昨天她來對我說：“媽媽，我五次打中了紅心”。天知道，我可並沒有罵她，雖然打槍這種勾當不是婦女們的事。您可以到城堡去，拉士德一定在那裡，——臨別時婦人這樣說。

城堡在市中心，在一個巨大的圓圓的平頂土崙上。它的黃色的雉堞形塔樓聳入雲霄，穩穩地佇立在這整個地區上面蔚藍的天空中。一條三十來公尺寬的深溝，平時注滿了河水，像條環帶似地圍繞著山丘。

看守城堡的古迹管理員阿卜杜拉·庫爾基領我進入城堡里。從那高高的城垛口可以看到阿勒頗全市——敘利亞最大的城市，五顏六色，光輝燦爛，宛如一條東方式的花毡。黃色的寬闊城牆，很像一條帶子圍繞著一些廢墟——坍塌的拱門、倒下的列柱、埋在土里的扶梯。

——如果把這個城堡座落的小山，從縱面切成兩半，——管理員說，——那麼這裡的土層就很像一本巨著的書頁。這些書頁將告訴我們，這個國家從遙遠的古代直到今天蓬勃的歷史。這個城堡已經存在了二千五百年。不知道多少外來的征服者看見過它那灰白的石頭；在它的城廓附近，曾經進行過巴比倫帝王、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部隊、羅馬的兵团、波斯人和拜占庭人的戰爭。它看見過十字軍，看見過蒙古人，看見過埃

及国王的近衛騎兵，土耳其奧斯曼人曾經占領過它。

这里交杂着古代遗迹和近代的史迹。

——您看到那些建筑物嗎？——阿卜杜拉·庫尔基指着遙远的城墙附近的一群矮矮的建筑物說。——这是法國遠征軍的兵營；那是在我國最後的占領軍。

他領我參觀了不久前發掘的一座羅馬式宮廷的內宛，還有土耳其式的地下室、古代的清真寺和已經坍塌的拜占庭人修建的廟宇。

——十三年前這座廟宇的牆壁還裝飾着古代的瓷磚，上面描繪着阿拉伯式美妙無比的花紋。這種瓷磚的優美您可以從這張照片上看出來，——管理員說，同時指着剝落了的牆上挂着的小照片。

——可是瓷磚在這裡呢？把它們送到陳列館了嗎？

——不是，這些瓷磚被殖民主義者在撤退時運走了。這是今日的城堡，——阿卜杜拉·庫尔基指着前面說。

廣場上聚集了幾百男人。一些人排列着隊伍，另一些成群地坐在草地上，他們在學習拆卸自動步槍，還有一些人在練習扔手榴彈。這是民兵在接受戰鬥訓練。

這裡聚集了各種各樣職業和不同集團的人。戴着土耳其式帽子的白髮老人和穿着工廠藍色襯衫的少年並肩站在隊伍里，頭戴禮帽衣冠楚楚的男子旁邊，站着一個身穿阿拉伯民族服裝的人。

我同拉士德·哈蘇爾第二天早晨才見面。

——現在由於政府号召，人們都在修建環城堡壘，——拉士德說，并勸我到那裡去。

成群的市民帶着鋤頭鐵鎚去到阿勒頗北郊。這裡在城郊的土崗上聚集了許多人。省長依司馬依爾·庫里對他們講話：

——到這裡來保衛祖國城市的人們中間，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有各个宗教的執事。我們在武裝干涉威脅的前面團結一致，在全民的團結里，表現了我們的力量。斯大林格勒向我們顯示了團結一致和堅忍不拔的偉大榜樣。我們大家肩並着肩前進，如果侵略者前來，我們的城市對他們來說就會成為斯大林格勒！

——阿什！阿什！阿什！——人們的歡呼聲灑沒了省長最後的話，大家高舉起攥緊的拳頭、鐵鏟和鋤頭。

### 和平的勝利

隨在阿勒頗的後面，大馬士革的市民也起來加強對城市的保衛。11月1日共和國政府宣布了“公民自衛周”。總統舒克里·庫阿特利也拿起鐵鏟來參加大馬士革附近城防工事的建築。

當時正有一些開羅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委員留在市內。他們也決定在保衛敘利亞防止帝國主義者侵襲的威脅的勞動中貢獻一分力量。

我看見有千百只手伸向正在壕溝里用鐵鏟工作的印度國會議員阿努普·辛格，和委員會里的他的朋友們——中國、日本、埃及與其他各國的代表。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都在呼呼保衛敘利亞的獨立，反對戰爭威脅。殖民主義者的罪惡陰謀在聯合國大會上被揭發出來了。許多阿拉伯國家聲明說：如果敘利亞遭到武裝進攻，他們將立即起來援助。

在大馬士革美國人住宅里舉行的參加陰謀者的秘密會議後逃走的阿迪布·施舍克里，一個月後出現在土耳其。在那裡，這個失業的獨裁者匆忙地組織了由逃亡政客和陰謀者組成的

“敘利亞政府”，他急躁地等待着他在武装干涉者的车队中进入大马士革的那一天。

武装干涉失败了。不喜欢多花钱的主子，停止发给这个“政府”的生活费，因而它就垮台了，也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各个“部长”都干起自己的勾当——投机倒把，维持生活。

原先的独裁者又失业了，现在很想找主子从新效劳。但是，今天光顾逃亡的独裁者的人已经不多了……

美国国务院策划的一次反对和平的巨大挑衅失败了。战争的乌云已经开始消散。